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T54n2126

大宋僧史略

宋 贊寧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僧史略序
  - 重開僧史略序
  - 大宋僧史略并序
  - 1 佛降生年代
  - 2 僧入震旦
  - 3 經像東傳
  - 4 創造伽藍
  - 5 譯經
  - 6 譯律
  - 7 譯論
  - 8 東夏出家
  - 9 服章法式
  - 10 立壇得戒
  - 11 尼得戒由
  - 12 受齋懺法
  - 13 禮儀沿革
  - 14 注經
  - 15 僧講
  - 16 尼講
  - 17 造疏科經
  - 18 解律
  - 19 解論
  - 20 都講
  - 21 傳禪觀法
    - 別立禪居
  - 22 此土僧游西域
  - 23 傳密藏
    - 外學
  - 24 道俗立制
  - 25 行香唱導
  - 26 讚唄之由
  - 27 僧寺綱糾

- 28 立僧正
  - 尼正附
- 29 僧統
- 30 沙門都統
- 31 左右街僧錄
- 32 僧主副員
- 33 講經論首座
- 34 國師
- 35 雜任職員
- 36 僧主秩俸
  - 尼附
- 37 管屬僧尼
  - 祠部牒附
- 38 僧道班位
- 39 內道場
  - 生日道場附
- 40 僧籍弛張
- 41 誕辰談論
  - 內齋附
- 42 賜僧紫衣
- 43 賜師號
  - 德號附
- 44 內供奉并引駕
- 45 封授官秩
- 46 方等戒壇
- 47 結社法集
- 48 賜夏臘
- 49 對王者稱謂
- 50 臨壇法
- 51 度僧規利
- 52 賜謚號
- 53 菩薩僧
- 54 得道證果
  - 尼附
- 55 大秦末尼
- 56 駕頭床子
- 57 城闍天王
- 58 上元放燈

    - 59　總論
    - 紹興朝旨改正僧道班文字一集
- 卷目次
    - 1
    - 2
    - 3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2126

僧史略序

贊寧姓高氏。其先渤海人。出家杭之祥符。習南山律。著述毘尼。時謂律虎。賜號明義宗文。太平興國三年。太宗聞其名。召對滋福殿。延問彌日。更賜通慧。勅住右街天壽寺。命修僧史。又詔修大宋高傳三十卷。及三教聖賢事跡一百卷。又著內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學集四十九卷。內翰王禹偁作文集序極其贊美。至道中示寂。崇寧四年。加謚圓明。如僧傳排韻第二十四引釋聞正統第三佛祖通載第十八稽古略第三。惟夫作者以博達之資列事物興廢者凡五十九條。以示諸新學。可謂千載趙璧矣。從事佛乘者。誰得不仰餘光乎。然而本書但有慶長舊板一本而已。流行亦甚寡矣。頃典教社諸士窃慨歎之。將改刻弘于世。囑予以校訂。予也拙陋豈能得盡之乎哉。苟有不可者則待後鑑。適為寒鄉乏書者。揭作者略傳。併為此之序。　時治治十六年四月佛生日沙門行誡識于三緣山山房

重開僧史略序

佛書所載。地獄鬼畜· 北俱盧州· 長壽天· 佛前佛後生· 便盲· 聾· 瘖· 瘂· 世智辯聰· 不信毀謗佛法僧者。名八難處。又曰八無暇。蓋生其處者。障難深重無暇修心。不知正法。長劫驅驅輪迴不息故也。是知世聰俗慧不達佛書。則理昧正真事同盲聵。矜伐衒耀自為已能。沮善詆僧佛所不救。生遭貶謫死入阿鼻。違逆皇天招延世亂。皆此輩也。致亂皆因蠹善。具載佛書　本朝王內翰(禹偁)。生平著述排詆釋氏。雖唐韓退之吾宋歐永叔佛書所謂天魔波旬闡提外道。無以加也。間遇英傑之僧。亦心重之。余嘗讀王公(禹偁)文集。有贈僧錄通慧學公詩曰。詔修僧史浙江濱。萬卷書中老一身。赴闕尚騎支遁馬。援毫應待仲尼麟。溟濛雪彩松窓曉。狼籍苔花竹院春。還許幽齋暫相訪。便令陶令滿衣塵。其意竊比陶彭澤謁遠法師故事。而自高之也。歐陽文忠公亦錄王內翰寧僧錄元夜觀燈嘲謔之言。有秦鄭不愛未坑之語。王又述寧之墓誌。則有心慕誠服之意。敘寧有文集一百七十卷。見行於世。王之毀僧破佛。蜂蠆梟獍吠堯彈鳳。天下皆知矣。獨於通慧友愛相師。賦詩述銘以褒美之何也。蓋通慧學行才識兼類。相求自相友愛耳。且世諦文章未知其高下。其於學佛明心博通大教。王必不及也。且夫釋氏橫闊勝大之言。包羅法界洞徹隣虛。斷惑出纏冥真會聖。永拋輪轉長挹愛河。出萬劫之迷津。脫四魔之見網。歷劫災而不壞。與虛空而並存。與

夫世文寔霄壤矣。佛之利見也。應大機則重重華藏剎剎分形。接小凡則丈六化身三千界主。所以宣尼推為至聖。老氏尊之竺乾吾師號佛覺一切民也。溥天慈父覆育群倫。超出世間之大聖人也。孔老二聖豈妄推之。蓋見善不及守雌保弱。不敢為天下先之志也。本朝駙馬都尉李度題寺詠佛詩曰。仲尼推至聖。老氏稱古皇。天上及天下。應更無比量。勒碑于相國寺之東廡別院。蓋佛者流光於混元之前。列影向太虛之始。慈雲法雨潤澤群生。千聖樂推萬靈欣奉。宜乎宣尼伯陽聞風而悅。慕德而歸命焉。唐李商隱贊曰。吾儒之師曰魯仲尼。仲尼師聃龍。吾不知聃師竺乾。善入無為。稽首正覺吾師師師懿哉儒言知佛者也。經不云乎。除摩利支山。不產栴檀木。好語皆生佛法中。佛未出時。世諦幻法皆無名字。佛之設教。統應群機。撮要而言。不出乎真俗二諦。其真也。詮妙理之格言。究死生之出要。其濟俗也。獎善罰惡。罪福報應。至於治世之書。亦諸佛之遺化也。故經曰。一切世間安民濟物。皆是諸佛。法滅盡後。有婆羅門。採什佛書。安置己典。傳於後世。大千國土各有典彝。在天竺則四韋陀。此土則五經三史之書也。故曰。一切法者皆是佛法。豈徒言哉。如今黃冠剽竊佛經。撰成己教。外道經書半偷佛法。識者盡知矣。唯寧師內外博通真俗雙究。觀師所集。物類相感。志至於微術小伎。亦盡取之。蓋欲學佛遍知一切法也。崇寧四年。勅加命號。曰東京左街僧錄史館編修圓明通慧大師。以旌其學行。師之所著。唯大宋高僧傳三十卷與僧史略三卷。奉勅入藏頒行。外餘多湮沒。兵火之中得斯藏本。佛法事理來歷紀綱。捨此書而弗知也。苟斯文之墜地。顧大法之將沈。由是敢率同袍。興心內護。爰有兩街僧錄鑒義臨安府前後政僧官禪講。同出長財。命工鏤板。附藏流通。因寫王詩歐公之錄。以示方來。使知世智辯聰之流有時而信焉。三教之賢聖。理歸一揆。則八無暇之沈淪尚可救也。故為序之。

紹興十四年甲子四月己巳。如來誕聖日。傳西天三藏法特賜寶覺圓通法濟大師法道　序。

大宋僧史略(并序)

右街僧錄通慧大師贊寧奉　勅撰

夫僧本無史。覺乎弘明二集。可非記言耶。高名僧傳。可非記事耶。言事既全。俱為載筆。原彼東漢。至于我朝。僅一千年。教法污隆。緇徒出沒。富哉事迹。繁矣言詮。蘊結藏中。從何攸濟(贊寧)以太平興國初。疊奉詔旨。高僧傳外別修僧史。及進育王塔。乘

駈到闕。勅居東寺。披覽多暇。遂樹立門題。搜求事類。始乎佛生教法流衍。至于三寶住持諸務事始。一皆隱括。約成三卷。號僧史略焉。蓋取裴子野宋略為目。所恨刪采不周。表明多昧。不可鴻碩寓目。預懼缺然者爾。

大宋僧史略卷上(咸平二年重更修洛)

一佛降生年代
二僧入震旦
三經像東傳
四創造伽藍(浴佛行像附)
五譯經
六譯律
七譯論
八東夏出家
九服章法式
十立壇得戒
十一尼得戒由
十二受齋懺法
十三禮儀沿革
十四注經
十五僧講
十六尼講
十七造疏科經
十八解律
十九解論
二十都講
二十一傳禪觀法(別立禪居附)
二十二此土僧遊西域
二十三傳密藏(外學附)

所立僅六十門。止刪取集傳。并錄所聞。以明佛法東傳以來百事之始也。

佛降生年代

按佛生日。多說不同。一則應現非常。遇緣即化。故有見聞不同也。一則西域來僧。生處有都城村落。傳事有部類宗計。故各說不同也。一則西域朴略。罕能紀錄庶事。寬慢不尚繁細。故流傳不同也。今且據東土傳記及經律所明。而有多說。

案上統傳漢法本內傳。合阿含經中。皆曰周昭王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現白象瑞。降摩耶夫人胎。明年四月八日。於嵐毘園波羅下。右脇而誕也。
周書異記曰。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汎溢。井皆騰涌。宮殿震動。其夜五色光氣貫于太微。遍于西方。作青虹色。時王問太史蘇由。由對曰。有大聖出于西方。故現此瑞。王曰。於國無損乎。對曰。一千年後。聲教當被于此。
又案五運圖云。東周平王四十八年戊午歲佛生。此說則無憑也。又依道安羅什紀及石柱銘云。周十八主桓王五年乙丑歲佛生。此亦非也。
又費長房開皇三寶錄中。定佛是周莊王他十年甲午四月八日生。以常星不見為徵也。又法顯曾遊西域云。佛是商王代中生。顯因見師子國三月出佛齒。供養王前。宣曰。佛滅已一千四百九十七載也。顯以晉義熙中逆推。知佛是商時生矣。又廬山度律師眾聖點記云。周貞定王二年甲戌佛生。法寶大師全不取此　又感通傳中。是夏桀之時見佛垂迹也。
次上諸說帝代不同。一夏末。二商末。三周昭王時。四平王時。五桓王時。六莊王時。七貞定王時。皆據此方傳記所說。若案經律者。浴佛經云。一切佛皆四月八日生也。瑞應經亦云四月八日生。而薩婆多論中即云二月八日生。是則內教二說不同也。今謂佛若是夏時生。即今建巳四月八日也。若商時生。即今建辰月八日也。若周時生。即今建卯月八日也。又據南山宜律師問天人曰。此土傳佛生時。或云商代。或周昭王。魯莊公世。如何指的。答曰。皆有所以。弟子是夏桀時生。天具見佛之垂化。然佛有三身。法報二身非人天所見。唯化身佛普被三千故。有百億釋迦。隨機所感。前後不定。不足疑也。
今東京以臘月八日浴佛言佛生日者。案祇洹圖經。寺中有坡黎師子。形如拳許大。口出妙音。菩薩聞之。皆超地位。每至臘月八日。舍衛城中士女競持香花。來聽法音。詳彼。不言佛生日。疑天竺以臘八為節日耳。又疑是用多論二月八日。臘月乃周之二月也。東西遼夐故。多差異焉。
又江表以今四月八日為佛生日者。依瑞應經也。如用周正。則合是今二月八日。今用建巳月。乃周之六月也。詳此。濫用建巳月者。有二意焉。一聞聲便用不摭實求時。一翻經者多用夏正。故斯謬耳。若如南山云。并眾生見聞不同。故時節不等。不宜確執。然則兩方相接。三藏所傳。以周昭時生。理為長也。
重之曰。前言月八日者。為東夏耶。為西域耶。若尋條見本。從水求源。則事無不周。理有攸貫。且天竺歲首諸說不同。高僧傳中。

慧嚴與何承天爭中邊言。西域以建辰為歲首。傳又云。十二月三十日號大神變月。即此土正月十五日。此指夏正也。而用十六日生魄。為月初一日焉。今未詳。建辰月為取今三月月生日為歲首。為是月半分之準。西土無正二三月名。但取星直月。為月名耳。如毘舍佉月迦提月是也。
又葱嶺北諸國。或以建未月為正首。或春際為夏安居。是知隨方宗計各別。況佛在西域說經。羅漢居竺乾造論。必不指東震之月。所言四月八日者。西域四月八日也。以事符合周書異記昭王四月八日祥瑞。疑翻譯時隨聲筆受。妄認夏正也。唯為有七月十五日。臘法經是用此方為文。令人惑之。故兩存也。

僧入震旦

五運圖云。周世聖教靈迹。及阿育王造塔置于此土。合有傳記。良以秦始皇焚書。此亦隨燔。故今無處追尋。案始皇時。有沙門釋利房等十八賢者。齎經來化。始皇弗信。遂禁錮之。夜有神人。破獄出之。又漢成帝時。劉向校書於天祿閣。往往見有佛經。及著列仙傳。得一百三十六人。七十四人已見佛經。以此詳究。知周秦之代已有佛教沙門。止未大興耳。至後漢第二主明帝永平七年。因夢金人。乃令秦景蔡愔王遵往天竺迎佛教。於月氏遇迦葉摩騰竺法蘭二沙門。入東夏。今以為始也。于時佛法雖到中原。未流江表。信受未廣。傳行未周。洎孫氏鼎分封疆阻隔。有康僧會者。本康居國人。赤烏年中始化於南土也。

經像東傳

原其佛道難思。神蹤本異。不可以常情測。不可以眾例求。唯如東漢僧來劉向已逢於梵筴。育王塔現秦朝。早有於靈儀。案釋老志曰。釋氏之學聞於前漢。武帝元狩年中。霍去病獲昆耶王金人。帝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燒香禮拜。此佛法流傳之始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身毒有浮圖之教。哀帝元壽年中。景憲往月支。口授得浮圖經。然時未敦信。道未通行。猶大江之初潦。若巨木之毫末耳。今以漢明帝世。二沙門齎四十二章經。及白氈畫像。為其始焉。又如感通傳中。周穆王造靈安寺。永州石花捧育王塔等。豈非東漢前耶。斯乃思慮不遑。語議弗及者。可置度外。今且據事跡可思可議故。以永平為始也。

創造伽藍

經像來思僧徒戾止。次原爰處必宅淨方。是以法輪轉須依地也。故立寺宇焉。騰蘭二人角力既勝。明帝忻悅。初於鴻臚寺延禮之。鴻臚寺者。本禮四夷遠國之邸舍也。尋令別擇洛陽西雍門外蓋一精舍。以白馬馱經夾故。用白馬為題也。寺者釋名曰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也。本是司名。西僧乍來。權止公司。移入別居。不忘其本。還標寺號。僧寺之名始於此也。僧伽藍者。譯為眾園。謂眾人所居。在乎園圃。生殖之所。佛弟子則生殖道芽聖果也。故經中有迦蘭陀竹園。祇樹給孤獨園。皆是西域之寺舍也。若其不思議之迹。即周穆王造顯濟寺。此難憑準。命曰難思之事也。後魏太武帝始光元年。創立伽藍。為招提之號。隋煬帝大業中。改天下寺為道場。至唐復為寺也。

案靈裕法師寺誥。凡有十名寺。一曰寺(義準釋名)。二曰淨住(穢濁不可同居)。三曰法同舍(法食二同界也)。四曰出世舍(修出離世俗之所也)。五曰精舍(非麤暴者所居)。六曰清淨園(三業無染處也)。七曰金剛剎(剎土堅固道人所居)。八曰寂滅道場(祇園有蓮華藏世界。以七寶莊嚴。謂之寂滅道場。盧舍那佛說華嚴於此)。九曰遠離處(入其中者。去煩惑遠。與寂滅樂近故)十曰親近處(如行安樂行。以此中近法故也)。此土十名依祇洹圖經。釋相各有意致。如彼寺誥也。今義如六種。一名窟。如後魏鑿山為窟。安置聖像及僧居。是也(今洛陽龍門天竺寺有石窟。有如那羅延金剛佛窟等。是)。二名院(今禪宗住持多用此名也)。三名林(律曰。住一林。經中有逝多林也)。四曰廟(如善見論中瞿曇廟)五蘭若(無院相者)。六普通(今五臺山有多所也)。又案漢明帝崩。起祇洹於陵上。自此百姓墳塚或作浮圖者焉(出楊衒之伽藍記中)。洛陽自漢永平至晉永嘉。止有四十二寺。及後魏都洛。盛信佛教。崇構相繼。臣下豪民競置寺宇。凡一千餘所。後趙都鄴。造寺八百餘區。今遺址或存焉。

浴佛者。唐義淨三藏躬游西域見印度。每日禺中維那鳴鐘。寺庭取銅石等像。於盤內作音樂。磨香或泥灌水。以氈揩之。舉兩指瀝水於自頂上。謂之吉祥之水。冀求勝利焉。問。浴佛表何。通曰。像佛生時龍噴香雨浴佛身也。然彼日日灌洗。則非生日之意。疑五竺多熱。僧既頻浴。佛亦勤灌耳。東夏尚臘八。或二月四月八日。乃是為佛生日也。

行像者。自佛泥洹。王臣多恨不親覩佛。由是立佛降生相。或作太子巡城像。晉法顯到巴連弗城。見彼用建卯月八日行像。以車結縛五層。高二丈許。狀如塔。彩畫諸天形。眾寶作龕。佛坐菩薩立侍。可二十車。車各樣嚴飾。婆羅門子請佛。次第入城內宿。通夜供養。國國皆然。王及長者立福德醫藥舍。凡貧病者詣其中。醫師瞻候病差方去。又嶺北龜茲東荒城寺。每秋分後。十日間。一國僧徒皆赴五年大會(西域謂之般遮于瑟)國王庶民皆捐俗務。受經聽法。莊

嚴佛像。戴以車輦。謂之行像。于闐則以四月一日行像。至十四日訖。王及夫人始還宮耳。今夏臺靈武每年二月八日。僧戴夾苧佛像。侍從圍繞。幡蓋歌樂引導。謂之巡城。以城市行市為限。百姓賴其消災也。又此土夏安居畢。僧眾持花執扇。吹貝鳴鐃引而雙行。謂之出隊迦提也(取迦提月名也)釋老志曰。魏世祖於四月八日。輿諸寺像行於廣衢。帝御門樓臨觀。散花致禮焉。又景興尼寺金像出時。詔羽林一百人。舉輦伎樂。皆由內給。又安居畢。明日總集。旋繞村城。禮諸制底。棚車輿像。幡花蔽日。名曰三摩近離(此曰和集)斯乃神州行城法也。

譯經

昔劉向校書天祿。見有佛經。知于時未事翻傳。必存梵夾。若然劉向安識梵字。而云列仙有七十餘人已見佛經。又以文殊菩薩亦號列仙耶。蓋劉向博識全才。象胥之學自能之矣。覽其梵夾。迴作華言。尋認七十許人見佛經也。若論翻譯。則摩騰初出四十二章經。及法蘭同譯十地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等經。為其始也。次則安清支讖支謙等相繼翻述。漢末魏初。傳譯漸盛。或翻佛為眾祐。或翻辟支為古佛。支讖出首楞嚴經云。佛在王舍城靈鷲頂山中。存沒不同。用舍各異。斯乃譯經之推輪者焉。

譯律

佛制毘尼。糾繩內眾。如國刑法。畫一成規。未知誰將毘尼翻為律號。案漢靈帝建寧三年庚戌歲。安世高首出義決律一卷。次有比丘諸禁律一卷。至曹魏世。天竺三藏曇摩迦羅(此曰法時)到許洛。慨魏境僧無律範。遂於嘉平年中。與曇諦譯四分羯磨及僧祇戒心圖記云。此方戒律之始也。

譯論

晉孝武之世。有罽賓國沙門僧伽跋澄。譯雜毘曇婆沙十四卷。次則姚秦羅什譯大智度成實。此為譯論之始。道安錄及僧祐出三藏記同斯楷述也。又單名鞞婆沙。是者迦旃延子撮其要義引經訓釋。為毘曇四十四品。斯亦論也。

東夏出家

夫狂蒙寄於伽藍頓生善念。孟軻隣其學校尋染儒風。佛法既行。民人皆化。于時豈無抽簪解佩脫履投形者乎。乃漢明帝聽陽城候劉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洛陽婦女阿潘等出家。此尼之始也。

服章法式

案漢魏之世。出家者多著赤布僧伽梨。蓋以西土無絲織物。又尚木蘭色并乾陀色故。服布而染赤然也。則西方服色亦隨部類不同。薩婆多部皂色衣也。曇無德部絳色衣也。彌沙塞部青色衣也。著赤布者乃曇無德僧。先到漢土耳後梁有慧朗法師。常服青納。誌公預記云。興皇寺當有青衣開士廣行大乘。至朗果符其言矣。廣明服色。如五部威儀所服經中。今江表多服黑色赤色衣。時有青黃間色。號為黃褐。石蓮褐也。東京關輔尚褐色衣。并部幽州則尚黑色。若服黑色。最為非法也。何耶。黑是上染大色五方正色也。問緇衣者色何狀貌。答紫而淺黑非正色也。考工記中。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以再染黑為緅。緅是雀頭色。又再染乃成緇矣。知緇本出絳。雀頭紫赤色也。故淨秀尼見聖眾衣色。如桑熟椹。乃淺赤深黑也。今秣陵比丘衣色倣西竺緇衣也。又後周忌聞黑衣之讖。悉屏黑色。著黃色衣。起於周也。又三衣之外。有曳納播者。形如覆肩衣。出寄歸傳。講員自許即曳之。若講通一本則曳一支。講二三本又隨講數曳之。如納播是也。又後魏宮人見僧自恣。偏袒右肩乃一施肩衣。號曰偏衫。全其兩扇衿袖。失衹支之體。自魏始也。復次脚曳[革*索][革*罩]。或革屣[奄-大+與]遮短[革*雍]靴等。寄歸傳云。西域有持竹蓋或持傘者。梁高僧慧韶遇有請。則自携杖笠也。今僧盛戴竹笠。禪師則蒻笠。及持澡罐漉囊錫杖戒刀斧子針筒。此皆為道具也。近有衣白色者。失之大甚。佛記袈裟變白不受染色。此得非是乎。或有識如法眾主奪之而壞其色。真為護法有力之勝士也。昔唐末豫章有觀音禪師。見南方禪客多搭白納。常以瓠器盛染色。勸令染之。今天下皆謂黃納為觀音納也。此師早曾聽學護法為情。于今稱之。

立壇得戒

原其漢魏之僧也。雖剃染成形。而戒法未備。于時二眾唯受三歸。後漢永平至魏黃初以來。大僧沙彌曾無區別。有曇摩迦羅三藏及竺律炎維祇難等。皆傳律義。迦羅以嘉平正元中。與曇帝於洛陽出僧祇戒心。立大僧羯磨法。東土立壇。此其始也。詳其曼荼羅大祇施設不同。或巨摩規地。或以木構層。築泥分級。俱名壇也。除土掃

地。則名墠也。墠場壇不同。皆是西域曼荼羅也。若據律宗。則須結仄隅。分限從其自然。生於作法。緬想魏朝。固應漠落矣。若此方受戒。則朱士行為其首也。南朝永明中。三吳初造戒壇。此又吳中之始也。唐初靈感寺南山宣律師。按法立壇。感長眉僧(即賓頭盧身也)隨喜讚歎。立壇應法勿過此焉。宣撰戒壇經一卷。今行于世。余嘗慨南山不明壇第四層覆釜形儀制。故著覆釜形儀。樂者尋之。以輔博知也。今右街副僧錄廣化大師真紹先募邑社。於東京大平興國寺。造石戒壇。一遵南山戒壇經。宏壯嚴麗。冠絕於天下也。

尼得戒由

愛道初緣豈為容易。阿潘出俗又實希奇。始徒受於三歸。且未全於二眾。按五運圖云。自漢永平丁卯。洎宋元嘉甲戌中間。相去三百六十七年。尼方具戒。又薩婆多師資傳云。宋元嘉十一年春。師子國尼鐵索羅等十人。於建康南林寺壇上。為景福寺尼慧果淨音等二眾中受戒法事。十二日度三百餘人。此方尼於二眾受戒。慧果為始也。知阿潘等但受三歸。又晉咸康中。尼淨撿於一眾邊得戒。此亦未全也。及建武中。江北諸尼乃往僧寺受戒。累朝不輟。近以太祖勅。不許尼往僧中受戒。自是尼還於一眾得本法。而已戒品終不圓也。今聖英達明斷。護法之士宜奏乞仍舊行之免法滅之遄速焉。

受齋懺法

自佛法東傳。事多草昧。故高僧傳曰。設復齋懺同於祠祀。魏晉之世。僧皆布草而食起坐威儀唱導開化略無規矩。至東晉有偽秦國道安法師。慧解生知。始尋究經律。作赴請僧跋讚禮念佛等儀式。凡有三例。一曰行香定座是也。宣律師赴請設則篇大明軌則。圓頂之徒苟不披覽破穀之誚。而乃自貽吁哉。近聞有西江商客。賽願營齋。先示文疏。數僧無能讀者。被商客驅之。一何可笑。後生聞此。當寅夜攻學。一則不虛受施。一則覆庇群僧。一則揚名於四方也。

禮儀沿革

西域之法禮有多種。如傳所明。禮拜者屈己也。旋遶者戀慕也。偏袒者亦肉袒也。脫革屣者不敢安也。和南者先意問訊也。避路者尚齒也。諸例常聞不煩多述。若尼禮於僧。自傳八法。比丘奉上接足至三莫不盡恭。如事令長也。近以開坐具。便為禮者。得以論之。

昔梵僧到此。皆展舒尼師壇。就上作禮。後世避煩。尊者方見開尼師壇。即止之。便通敘暄涼。又展猶再拜也。尊者還止之。由此只將展尼師壇擬禮。為禮之數。所謂蒌拜也。如此設恭無乃大簡乎。然隨方為清淨者。不得不行也。又如比丘相見。曲躬合掌口云不審者何。此三業歸仰也(曲躬合掌身也。發言不審口也。心若不生崇重。豈能動身口乎)謂之問訊。其或卑問尊。則不審少病少惱。起居輕利不。上慰不。則不審無病惱。乞食易得。住處無惡伴。水陸無細蟲不。後人省其辭。止云不審也。大如歇後語乎。又臨去辭云珍重者何。此則相見既畢。情意已通。囑云珍重。猶言善加保重。請加自愛。好將息宜保惜同也。若西域相見則合掌云和南。或云盤茶味。久不見乃設禮。若尊嚴師匠。則一見一禮。今出家者以華情學梵事耳。所謂半華半梵。亦是亦非。尋其所起。皆道安之遺法是。則住既與俗不同。律行條然自別也。或云。僧上表疏。宜去頓首。以其涉祝宗之九拜者。余觀廬山遠公太山朗公答王臣之作。皆名下稱頓首。遠公講禮。講賢采義。豈濫用哉。且頓首者。頭委頓而拜也。今文云頓首。而身不躬折。何為拜乎。又道流相見。交手叩頭而云稽首亦同也。然秉筆者避之為敏矣。

注經

乍翻法語未貫凡情。既重譯而乃通。更究文而暢理故箋法作焉。沈隱之義指掌可知矣。五運圖云。康僧會吳赤烏年中。注法鏡經。此注經之始也。又道安重注了本生死經云。魏初有河南支恭明。為作注解。若然者。南注則康僧會居初。北注則支恭明為先矣。

僧講

朱士行潁川人也。志業方正。少懷遠悟。脫落塵俗。出家之後。專務經典。常講道行般若。每歎譯理未盡。乃於魏甘露五年。發跡長安。度流沙至于闐。得梵書正本九十章。彼國多小乘學者。譖於王曰。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法。何不禁之。聾盲漢地。王之咎也。王乃不聽齎經東去。士行因請燒之為驗。于時積薪殿前。誓畢而焚。其經無損。王始歸信。士行寄經還國。竺叔蘭無羅叉譯為放光般若。叡法師云。士行於洛中講小品。往往不通。遠出流沙求大品。歸出為晉音是也。士行曹魏時。講道行經。即僧講之始也。

尼講

東晉廢帝大和三年戊辰歲。洛陽東寺尼道馨俗姓羊。為沙彌時。誦通法華維摩二部。受大戒後。研窮理味。一方道學所共師宗。尼之講說道馨為始也。

造疏科經

經教東流始則朱士行講說未形於文字。分科注解其道安法師歟。安師注經。常恐不合佛意。俄夢道人曰。合理即賓頭盧也。或曰。注經與造疏全別。何推安公為首耶。答注是解經。與別行疏義殊號而同實。矧分其科節不長途散釋。自安之意乎。次則僧叡造維摩疏。直生著維摩法華泥洹小品疏。世皆寶之。

解律

元魏世。法聰律師者原是曇無德羯磨得戒而常習僧祇。一日自悟乃歎曰。體既四分而受。何得異部明隨。於是罷講祇律。手披目閱敷揚四分。有門人道覆。旋抄漸成義疏。覆公即解四分之始也。至宋元嘉中。慧詢善僧祇十誦。更製條章。即解二律之始也。今五臺山北寺相傳。有聰師講律之遺迹焉。

解論

毘曇慧學對法命家。雖晚見於翻傳。而敏成於智母。疇初稽考越措疏文。唯成實一宗最多法相。北則羅什刪略付授嵩法師。故後魏主大和十年。幸徐州白塔寺。詔曰。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師。受成實論於什公。後授淵法師。又授登紀二法師。朕每覽成實云。道登嘗傳論於禁中。此北朝之始也。又僧道禪經律論一皆精博。姚興同輩還宮。著成實三論義疏。此又在先矣。南則僧柔講宣。故出三藏記曰。齊永明七年十月。文宣王招集京師碩學名僧五百人。請定林寺僧柔講寺。慧欣於普弘寺講。此南朝之始也。又肇叡諸師講中百十二門等論。疏義迭生相繼無盡也。

都講

敷宣之士擊發之由。非旁人而啟端。難在座而孤起。故梁武講經。以枳園寺法彪為都講。彪公先一問。梁祖方鼓舌端。載索載徵隨問隨答。此都講之大體也。又支遁至會稽。王內史請講維摩。許詢為都講。許發一問。眾謂支無以答。支答一義。眾謂詢無以難如是問

答連環不盡。是知都講實難其人。又僧伽跋陀羅就講。弟子法勇傳譯僧念為都講。又僧導者京兆人也。為沙彌時。僧叡見而異之曰。君於佛法且欲何為。曰願為法師作都講。叡曰。君當為萬人法主。豈對揚小師乎。此則姚秦之世已有都講也。今之都講不聞擊問。舉唱經文。蓋似像古之都講耳。

傳禪觀法

禪法濫觴自此秦世僧叡法師序關中出禪經。其文則明心達理之趣也。然譬若始有其方。未能修合。弗聞療疾。徒曰醫書。矧以大教既敷群英分講。注之者矜其詞義。科之者逞其區分。執塵搖指。但尚其乘機應變解紛挫銳。唯觀其智刃辭鋒。都忘所詮。不求出離。江表遠公慨禪法未敷。於是苦求而得也。菩提達磨祖師觀此土之根緣。對一期之繁紊。而宣言曰。不立文字遣其執文滯逐也(箋曰。不遵王化。名曰叛臣。不繼父蹤。呼為逆子。敢有不循佛說。是謂魔外之徒。所以三世諸佛法無異說。十方眾聖授學同文。夫釋迦之經本也。達磨之言末也。背本逐末。良可悲哉。愚素習象胥。力根貝葉。遍問西來三藏。仍閱古今求法記文。天竺禪定並稟教乘。所以入正位者繼踵。五天蓋依法務實而行。佛言聖法不誤後學也。敢諮同志。學佛修禪。庶幾畢離苦津。高登彼岸。無以利口欺人自瞞於靈府也。經曰。若欲得道。當依佛語。違而得者。無有是處。可誣也哉)。

別立禪居

達磨之道既行。機鋒相遘者唱和。然其所化之眾唯隨寺別院而居且無異制。道信禪師住東林寺。能禪師住廣果寺。談禪師住白馬寺。皆一例律儀。唯參學者或行杜多。冀掃五納衣為異耳。後有百丈山禪師懷海。創意經綸別立通堂。布長連床。勵其坐禪。坐歇則帶刀。斜臥高木。為椸架。凡百道具悉懸其上。所謂龍牙杙上也。有朝參暮請之禮。隨石磬木魚為節度。可宗者謂之長老。隨從者謂之侍者。主事者謂之寮司。共作者謂之普請。或有過者。主事示以柱杖。焚其衣鉢。謂之誡罰。凡諸新例厥號叢林。與律不同。自百丈之始也(箋曰。禮樂花伐自天子出。則王道興。為佛寺僧規。稟如來制。則正法住矣)。

此土僧游西域

嗟乎騫憲雖征。只為開荒而奉命。騰蘭既至。未聞克志以求經。亦猶決一隄塘。內水既出。外水亦入。一出一入。然後知平矣。魏洛

陽朱士行誓往西天。尋求般若。僧祐以為東僧西往之始焉。然只在葱嶺之北于填而止。晉法顯募同志數十人。游于印度。登靈鷲山。此乃到中天之始也。厥後交肩接迹。至有漢寺別居東夏之僧。決隄之喻居可驗矣。若論傳譯之人。則多善一方。罕聞通解。唯弗三藏究兩土之音訓。瞻諸學之川源。如從佛聞。曲盡意。次則義淨躬游彼剎。妙達毘尼。改律範之妄迷。注密言之引合。遂得受持有驗流布無疑矣。原其後漢以來。譯者相續。洎唐元和年中。翻本生心地觀經。之後百六十載寂爾無聞。宋太祖甞遣百餘僧。往西方求法。太宋太平興國七年。有詔立譯經院于東京太平興國寺之西偏。聚三藏天息災等梵僧數員。及選兩街明義學僧。同譯新經。譯經之務大宋中興也。

傳密藏

密藏者陀羅尼法也。是法祕密非二乘境界。諸佛菩薩所能游履也。舊譯云持。新譯云性。本其原則微妙法性也。形其言則陀羅尼母也。究其音則聲明也。窮其文則字界緣也。出三藏記云。神呪者總持微密持也。高僧傳中。帛尸梨密多羅本西域人。東晉之初至于建業。王導周伯仁庾亮皆欽重之。善持呪術。所向多驗。時江東未有呪法。密出孔雀王呪。呪法之始也。北魏則嵩山菩提流支呪井樹等。頗有靈効。唐朝則智通法師甚精禁呪焉。次有不空三藏。於京大興善寺。廣譯總持教。多設曼荼羅。神術莫可知也。灌頂壇法始於不空。代宗永泰年中。勅灌頂道場處。選二七人。為國長誦佛頂呪。及免差科地稅云。梁末後唐世。道賢闍梨者。一夕夢游五天竺。見佛指示此某國聚落。洎旦頓解五印言音。毫釐不爽。今傳粉壇法。並宗此師。鳳翔阿闍梨是也。後唐清泰帝尤旌其道。後隨駕入洛而卒。今塔在龍門。近東京南。日本大師常為王公大人演密藏。至今弟子繁衍。傳其業者號曰三藏。或兼講經律論者。則稱傳顯密藏也。

外學

夫學不厭博。有所不知。蓋闕如也。吾宗致遠。以三乘法而運載焉。然或魔障相陵。必須禦侮。禦侮之術。莫若知彼敵情。敵情者。西竺則韋陀。東夏則經籍矣。故祇洹寺中有四韋陀院。外道以為宗極。又有書院。大千界內所有不同文書並集其中。佛俱許讀之。為伏外道。而不許依其見也。此土古德高僧能攝伏異宗者。率由博學之故。譬如夷狄之人。言語不通。飲食不同。孰能達其志通

其欲。其或微解胡語。立便馴知矣。是以習鑿齒道安以詼諧而伏之。宗雷之輩慧遠以詩禮而誘之。權無二復禮以辨惑而柔之。陸鴻漸皎然以詩式而友之。此皆不施他術。唯通外學耳。況乎儒道二教義理玄邈。釋子既精本業。何好鑽極以廣見聞。勿滯於一方也。
大宋僧史略卷上

大宋僧史略卷中(咸平二年重更修理)

右街僧錄通慧大師贊寧奉　勅撰

二十四道俗立制
二十五行香唱導
二十六讚唄之由
二十七僧寺綱糾
二十八立僧正(立尼正附)
二十九僧統
三十沙門都統
三十一左右街僧錄
三十二僧主副員
三十三講經論首座
三十四國師
三十五雜任職員
三十六僧主秩俸(尼附)
三十七管屬僧尼(祠部牒附)
三十八僧道班立
三十九內道場(生日道場附)
四十僧籍弛張

道俗立制

佛法流行。隨時制斷合毘尼之繩糾。則案毘尼。堪別法之處量須循別法。故佛訶比丘云。巧避我制造種種過故。許同時立方毘尼。涅槃後立未來教。以為律範所不圍。篇科所不載。則比附而求之也。以是篇聚之外別有僧制焉。今時比丘或住一林居一院。皆和眾立條。約束行止。俾不罹於愆失也。晉道安法師傷戒律之未全。痛威儀之多缺。故彌縫其闕。埭堰其流。立三例以命章。使一時而生信。一行香定座上講。二六時禮懺。三布薩等法。過踰此法者。則別立遮防。安弟子法遇講化於荊州。時有學徒飲酒。遇罰而不遣。安在襄陽聞之。封小箠以寄遇。遇詳師意。集眾諭之。令直日打遇二十撲。封箠却還。故習鑿齒與謝安書云。安能肅眾。上之三例天下翕然奉行也。又支遁立眾僧集儀度。慧遠立法社節度。至于宣律師。立鳴鐘軌度。分五眾物儀。章服儀歸敬儀。此並附時傍教相次而出。鑿空開荒。則道安為僧制之始也。後魏世宗宣武帝即位下詔曰。緇素既分。法律亦異。道教彰於互顯。禁勸各有所宜。其僧犯

殺人。以上罪依俗格斷。餘犯悉付昭玄。以內律僧制判之(景明年中帝新撰之)時魏與梁通和。要貴多遣人。隨使交易。唯崔暹(字季倫)寄求佛經。梁祖繕寫并幡花讚唄送至館。暹嘗命沙門明藏著佛論而已署名。其好佛法為若此也。先是僧尼猥濫暹奏設科條篇沙門法上為昭玄都。以撿約之。又南齊文宣王著僧制一卷。又梁祖造光宅寺。詔法雲為寺主。創立僧制用為後範。觀其北魏南朝。俗施僧制。而皆婉約且不淫傷。由輕法之網羅。有惡人之穿穴。脫漏而墮。不至誅刑之上。其可得乎。為僧者苟未修行。但能避刑憲。亦逍遙之上士也。

行香唱導

香也者解穢流芬。令人樂聞也。原其周人尚臭。冥合西域重香。佛出姬朝。遠同符契矣。經中長者請佛。宿夜登樓。手秉香鑪。以達信心。明日食時。佛即來至。故知香為信心之使也。大遺教經曰。比丘欲食。先燒香唄讚之。又經中。蛇呼比丘自說宿緣。令為懺悔。并將仙提來取我行香。此方教法既行。經律散漫故。安法師三例中。第一是行香定座上講。斯乃中夏行香之始也。後魏及江表皆重散香且無沿革。至唐高宗朝。薛元起李義府奉勅為太子齋行香。因禮奘三藏。又中宗設無遮齋。詔五品以上行香。或用然香薰手。或將香粖遍行。謂之行香。後不空三藏奏為高祖太宗七聖忌辰設齋行香。勅旨宜依。尋因多故不齋但行香而已。文宗朝中書崔蠙上疏云。國忌設齋。百官行香。事無經據。伏請停廢。勅曰。崔蠙所奏遂遣討尋本末。禮文令式曾不該明。其兩京天下州府國忌於寺觀行香。今後並宜停罷嘗試論之。崔蠙言無經據者。蛇之行香豈無經也。安公引教設儀。豈無據也。勅云討尋本末禮文令式曾不該明者。三代之禮何嘗言飯釋子而行香耶。且令式唯是歷代沿革之法律。如代宗後之條格。豈標在隋末唐初之令式乎。矧以禮出儒家。詎可將釋書為據。事因釋氏。無宜用儒典為憑。就體證之。方云合理。儒流不許。還引儒書。何異獄訟之人召親黨而作證。若欲除廢。其無辭乎。夫孝子事祖考。唯善是從徇葬不益於生生。固宜寢也。行香是薦於冥漠。知無不為觀。文宗薄於祖宗。宜其寄坐矣。或曰何必行香為通。曰如周之尚臭燔柴血膋蕭蕭。言天歆其臭也。天豈食血膋蕭蕭之氣邪。由人尚其臭故。以臭而事天也。若然者。佛教重香。寧可奪乎。況百官行香代君也。百官事祖宗。亦臣子也。苟欲廢之。如忠孝何。宣宗即位再興斯道。大中五年。勅京城及外州府。國忌行香並須清潔。不得携酒肉入寺烹炮。既失嚴恪之心。頗乖追薦之道云。自此至于哀帝。行香如舊。朱梁廢唐。七廟

方止。開平三年。大明節百官入寺。行香祝壽。後還薦祖宗。行香于今不絕。晉天福五年。竇貞固奏國忌宰臣跪爐百官列座。今欲宰臣跪爐百官立班。行香後飯僧百人。永為常式。宋大宗淳化三年。虞部員外郎李宗訥奏國忌行香請宰臣已下行香。後禁酒食表其精潔。
勅下御史臺依行。
唱導者始則西域上座凡赴請。呪願曰。二足常安。四足亦安。一切時中皆吉祥等。以悅可檀越之心也。舍利弗多辯才。曾作上座。讚導頗佳。白衣大歡喜。此為表白之椎輪也。梁高僧傳論云。夫唱導所貴。其事四焉。一聲也。二辯也。三才也。四博也。非聲則無以警眾。非辯則無以適時。非才則言無可采。非博則語無依據。此其大體也。據寄歸傳中云。焚香胡跪。歎佛相好。合是導師胡跪爾。或直聲告或詰曲聲也。又西域凡覲國王。必有讚德之儀。法流東夏。其任尤重。如見大官謁王者。須一明練者通暄涼序情意讚風化。此亦唱導之事也。齊竟陵王有導文。梁僧祐著齊主讚歎緣記及諸色呪願文。陳隋世高僧真觀深善斯道。有道文集焉。從唐至今。此法盛行于代也。

讚唄之由

讚唄原始。案十誦律中。俱胝耳(即億耳也)作三契聲以讚佛。其人善唄易了解。阿含中。善和羅作善諷誦。令影勝大王象馬不行。此土則康僧會傳泥洹讚唄。支謙製連句梵唄。又開士法勝善阿毘曇心。別撰二百五偈以為要解。號曰心。其頌聲也撰象天樂。若靈籥自發儀刑群品。觸物有寄。一吟一詠狀鳥步獸行也。一弄一引類乎物情也。情與類遷。則聲隨九變而成歌。氣與數合。則五音協律而俱作。附之金石。則百獸率舞。奏之管絃。則人神同感。斯乃窮音聲之妙會也。魏子建嘗游魚山而感音。翻其曲折同合沙門之唄[口*匿]焉。南齊竟陵王子良將經中偈契消息。調音曲盡其妙。著讚梵唄偈文一卷。又帛法橋者尤善梵唄。高僧傳中其人頗多。此不具錄。後趙石勒建平年中。有神降于安邑廳事。諷詠經音。七日方絕。僧有摹寫為梵唄焉。或曰。梵唄之聲此何益也。通曰。一者佛道法樂也。此音韻雖哀不傷。雖樂不淫。折中中和故為法樂也。二者諸天鬼神聞皆歡喜故。三者諸佛常法。十方剎土何莫由斯樂也。

僧寺綱糾

夫言寺者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也。既用官司之名。無虧佛事之業。故子續其父。資踰於師。此相嗣而接蹤。當克勤而成事也。案西域知事僧總曰羯磨陀那。譯為知事。亦曰悅眾。謂知其事悅其眾也。稽其佛世。飲光統眾於靈鷲。身子涖事於竹林。及耆婆摩羅年甫十六已證應真。其後念身不牢固。請為僧知事。指夜出光分僧臥具。故佛讚言。我弟子為僧知房舍差。次請食耆婆摩羅子為第一。如其赴請群集。誰合受第一水果飲食等。佛言。以其年臘最高者為之。謂之上座。及佛教東漸。漢魏之間。如網未設其綱。如舟未下其碇。殆姚秦之世。出家者十室而半。羅什入關。贏糧裹足。而至者三千。秦主勅選道碧法師為僧正。慧遠為悅眾。法欽慧斌掌僧錄。給車輿吏力。僧正秩同侍中。餘則差降。此土立僧官。秦碧為始也。

立僧正

僧曹創立淨眾曰。齊所樹官方終循佛教。所言僧正者何。正政也。自正正人。克敷政令故云也。蓋以比丘無法。如馬無轡勒。牛無貫繩。漸染俗風。將乖雅則。故設有德望者。以法而繩之。令歸于正。故曰僧正也。此偽秦僧碧為始也(或曰道碧)東晉遷都。蔑聞此職。至宋世乃立沙門都。又以尼寶賢為僧正。文帝孝武皆崇重之。次有號法主者。如釋道猷。生公之弟子也。文帝問慧觀曰。頓悟義誰習之。答曰。道猷。遂召入。至孝武即位。勅住新安寺。為鎮寺法主。又勅法瑗。為湘宮寺法主。詳其各寺同名。疑非統正之任。又昇明中。以法持為僧正。大明中。以道溫為都邑僧正。永明中。勅長干寺玄暢同法獻為僧主。分任南北兩岸。暢後被勅往三吳。使糾繩二眾。齊末以法悅為僧主。住正覺寺。梁祖歸心佛教深入玄樞。慎選德人。以充僧首。則法超為都邑僧正。普通六年。勅法雲為大僧正。吏力備足。又慧令亦充此職焉(大字異耳)所云僧主者。猶僧官也。蓋偏地小正小統之名也。如闍那崛多。此言志德。北印度人周朝譙王宇文儉鎮蜀。請以同行。至彼任益州僧主。住龍淵寺焉。南朝慧基姓偶錢塘人。依求那三藏於蔡州受戒。後化行越土。尋勅為僧主。掌任十城。東土僧主之始也(東土即吳會之間也)歷觀諸朝。多是諸侯立僧正也。梁雖大國。亦用此名。但加大字以別之。今天下每州置一員。擇德行才能者充之。不然則闕矣。

尼正附

北朝立制多是附僧。南土新規別行尼正。宋太始二年。勅尼寶賢為尼僧正。又以法淨為京邑尼都維那。此則承乏之漸。梁陳隋唐少聞其事。偏覇之國往往聞有尼統尼正之名焉。

僧統

帝王奄宅寰區。必革人視聽。或更其禮樂。或變以官司。互納言作尚書。以太蔚代司馬。何常之有。以此為初。秦制關中。立僧正為宗首。魏尊北土。改僧統領緇徒。雖發新題。亦提舊職後魏皇始中。趙郡沙門法果戒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徵為沙門統。言多允愜供施甚厚。太宗崇信彌加於前。永興中。前後授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又安城公。皆固讓之。俗官加僧。初聞於此。帝幸其居。嫌其門狹不容輿輦。更廣大之。年八十餘卒。帝三臨其喪。追贈老壽將軍趙郡胡靈公(今贈老壽將軍。皆出此時之勅。知前輔國必是將軍。胡靈二字謚也)初法果年十四始出家。有子曰猛。詔令襲果所加爵。沙門統之官自法果始也。復有罽賓沙門師賢。本是王種。東游涼土。又來京下。值罷佛法。權假醫術。而守道不改。於重興日即為沙門。同輩五人。魏帝親為下髮。詔賢為僧統。僧統之官自師賢始也。隋興佛道。變革周風。召僧猛住大興善寺。為隋國大統。猛姓段涇陽人也。講般若十地等(隋以大字為珠異也)又號聖沙彌者。初在洛任國僧都(都即沙門都也)。後召入鄴。綏緝有功。轉為國統(一國之僧統也)宋沿唐制。廢統立錄(惟宮人出家勅補尼錄尼統。有至十字師名。比兩國邑號者甚眾)。

沙門都統

魏主移都。仍從元姓虜家所服悉變華章。又於竺梵之門多事改遷之作。孝文帝一日下詔曰。門下近得錄公等表。知早定沙門都統。比考德選賢。寤寐勤心。繼佛之任。莫知誰寄。或有道高年尊。理無縈紆。或有器識冲邈高揖塵務。今以思遠寺主法師僧顯。可勅為沙門都統。詳究魏文帝勅曇曜為沙門都統。乃自曜公始也。曜即帝禮為師。號昭玄沙門都統。欣佛法重興。彫石造像。譯淨土三昧經并付法藏傳等。是此師也。齊則以法上為昭玄統。法順為沙門都。然都者雖總轄之名(九官曹多以都字為其總攝也)而降統一等也。又烏萇國僧那提黎耶舍隋言尊稱。先於齊國亦為昭玄統也。高齊之世何統與都多耶。答曰。時置十員。一統一都為正為副故多也。大隋受命亦用統名。始以曇延為沙門大昭玄統(別加大字)次則靈藏法師為大興善寺主。尋署昭玄都。唐穆宗元和元年閏正月。以龍興寺僧惟英充翰

林待詔兼兩街僧統。英通結中外。假卜筮惑人故有是命。尋以非宜罷之。自爾朱梁後唐晉漢周洎今大宋。皆用錄而無統矣。偏覇諸道或有私署。如吳越以令因為僧統。後則繼有避僭差也。尋降稱僧正。其僭偽諸國皆自號僧錄焉。

左右街僧錄(左右街自起置功德使所屬。及置僧錄。還用左右街也僧置錄以錄之。功德又各轄焉)

自唐有天下。初則佛法萎遲。蓋李教勃興。物無兩大故也。傳奕上疏條釋氏之愆。神堯不無其惑。次巡幸東洛。太宗詔令僧尼班于道後。高宗御極議欲令拜君親。則天歸心釋門。還令僧班道上。中叡之世微更發揮。玄宗之朝一往崇道。僧寺止立三綱而已。昭玄統正革而不沿。僧務官方沈而弗舉。道宣律師被勅為西明寺上座。即其例也。至文宗開成中。始立左右街僧錄。尋其人即端甫法師也。俗姓趙。德宗召入禁中。與儒道論議。賜紫方袍。令侍太子於東朝。順宗重之。若兄弟相與臥起。恩禮特深。憲宗數幸其院。待之若賓友。掌內殿法儀。錄左街僧事。標表淨眾一十年。即元和中也。由此觀之。僧錄之起自端甫也。甫公文宗開成中卒。開成後則雲端為僧錄也。端公奉勅旨。欲芟夷釋氏。先下詔曰。有佛教來。自古迄今。興廢有何徵。應仰兩街僧錄與諸三學僧。錄其事目進上成推法寶大師玄暢。序述編次。暢遂撰三寶五運圖。明佛法傳行年代。若費長房開皇三寶錄同也。次則宣宗朝。靈晏辯章為僧錄。同奏請千鉢大教王經入藏(章晏二公受僧錄見五運圖)大中八年。詔修廢總持寺。勅三教首座辯章。專勾當修寺。護軍中尉驃騎王元宥。宣章公由首座充左街僧錄。次淨光大師僧徹充右街僧錄。懿宗咸通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延慶節兩街僧道赴麟德殿講論。右街僧錄彥楚賜明徹大師。左街僧錄清蘭賜慧照大師。僖宗朝則有覺暉為僧錄焉。中和巢寇犯闕時。僧錄雲皓與道門威儀杜光庭執香鑪案等。隨駕蒼黃穿襪行。至武功脚皆創疼。及收復京師。隨迴方署錄職。莫知于時。僧道引駕儀式持香案何耶。所言錄者。有晉宋錄。錄其經法傍教傳翻譯人物等事。故魏詔曰。近得錄公等表。錄公乃是僧曹總錄。猶言錄事也。偽秦始立僧正。則以法欽慧斌二人掌僧錄也。有唐變態正乃錯諸錄則用矣。蓋禮樂自天子出也。時既所高物無我競。任使魏統如草。秦正若林。皆歸唐錄區宇中矣。譬若尚賢尚齒。屬尚賢之代。齒何用乎。尚白尚青。當尚白之君。青勿先也。

僧主副員

姚秦立正也。雖無副正之名。而有貳車之意。故用慧遠為悅眾。欽斌二公掌錄。斯乃階級分曹同成僧務。而不顯言副正二字。及魏世更名僧統。以為正員。署沙門都。以分副翼。則都維那是也。故孝文帝詔云。副儀貳事緇素攸同。頃因曜統獨濟。遂廢斯任(知曇曜前曾立副職)今欲毘德贊善。固須其人。皇舅寺法師僧義。行恭神暢。溫聰謹正。業懋道優。用膺副翼。可充都維那以光賢徒。乃知魏以悅眾為副。例知姚秦世慧遠為副也。若爾者。後魏亦用秦制。而僧傳不指。蓋不明練辭義耳。又于時各寺別立三官。寺之都維那莫有相濫乎。答此有二不濫。一勅署令於昭玄僧統不為副。二自帶昭玄下都維那。豈同寺之悅眾耶。南朝宋孝武帝重慧璩。璩曾對帝唱導於齋會中嘲璩一萬勅為京邑都維那。此以京邑二字簡異也。江左立正。而有立副者。有不立者。及隋一統。還準北朝用統為正。以都為副。至唐元和長慶間。始立僧錄。錄左右街僧。亦無貳職。次有三教首座。昭宗乾寧中。改首座為副僧錄。得覺暉焉。副錄自暉公始也。朱梁後唐晉漢周或置或省。出沒不定。今大宋太平興國六年。勅立右街副僧錄。知右街教門事焉。

講經論首座

首座之名即上座也。居席之端。處僧之上。故曰也。尋唐世勅辯章檢校修寺。宣宗賞其功署三教首座。元和中端甫止稱三教談論。蓋以帝王誕節。偶屬徵呼。登內殿而讚揚。對異宗而商搉。故標三教之字。未必該通六籍博綜二篇。通本教之諸科。控群賢而傑出而脫。或遍善他宗。原精我教對王臣而無畏。挫執滯而有功。膺于此名則無愧色矣。次後經論之學或置首座。三教首座則辯章為始也。朱梁洎周。或除或立。悉謂隨時。今大宋有講經講論首座。乃僧錄之外別立耳。

國師

西域之法推重其人。內外攸同。正邪俱有。昔尼犍子信婆羅門法。國王封為國師。內則學通三藏。兼達五明。舉國歸依。乃彰斯號。聲教東漸。唯北齊有高僧法常。初演毘尼。有聲鄴下。後講涅槃。并受禪數。齊王崇為國師。國師之號自常公始也。殆陳隋之代。有天台知顗禪師。為陳宣隋煬菩薩戒師。故時號國師(即無封署)至則天朝。神秀領徒荊州。召入京師。中睿玄四朝皆號為國師。後有禪門慧忠。肅代之時。入宮禁中。說禪觀法。亦號國師。元和中。勅署知玄。曰悟達國師。若偏霸之國。則蜀後主賜右街僧錄光業。為祐

聖國師。吳越稱德韶為國師。江南唐國署文遂為國大導師也(導師之名而含二義。若法華經中。商人白導師。言此即引路指述也。若唱導之師。此即表白也。故宋衡陽王鎮江陵。因齋會無有導師。請曇光為導。及明帝設會。見光唱導稱善。勅賜三衣瓶鉢焉)。

雜任職員

寺之設也三綱立焉。若網罟之巨綱提之則正。故云也。梵語摩摩帝悉替那羯磨那陀。華言言寺主上座悅眾也。詳其寺主起乎東漢白馬也。寺既爰處人必主之。于時雖無寺主之名。而有知事之者。至東晉以來。此職方盛。故侯景言。以蕭衍老翁作太平寺主也。後周則有陟岵寺主。自勅封署。隋有大興善寺主。唐太平公主奏胡僧慧範為聖善寺主。仍加三品封公爵。則天以薛懷義為白馬寺主。盡由勅補。自餘諸道三年一代耳。夫上座者有三種焉。集異足毘曇云。一生年為耆年。二世俗財名與貴族(如節度使劉綰。出家物賜夏臘)三先受戒及先證果(此名最勝)古今立此位。皆取其年德。幹局者充之。高僧傳多云。被勅為某寺上座是也。道宣勅為西明寺上座。列寺主維那之上。五運圖中勅補者繼有之。都維那者。寄歸傳云。華梵兼舉也。維是綱。維華言也。那是略梵語。刪去羯磨陀三字也。魏孝文以皇舅寺僧義法師為京邑都維那。則勅補也。是乃昭玄都維那耳。今寺中立者。如玄暢勅為總持寺維那是地。次典座者。謂典主床座。凡事舉座。一色以攝之。乃通典雜事也。或立直歲則直一年。或直月直半月。直日皆悅眾也。隨方立之。都謂之三綱。雜任其僧綱也。唐初數葉不立僧主。各寺設此三官而已。至元和長慶間。立左右街僧錄。總錄僧尼。或有事則先白錄司。後報官方也。朱梁後唐晉漢周今大宋皆循曩制矣。又宋齊之世曾立法主一員。故道猷勅為新安寺鎮寺法主。法瑗為湘宮寺法主。至唐末多立。受依止闍梨一員。亦稱法主。今朝秉律員。位最高者號宗主亦同也。依止闍梨或當勅補者。蓋道俗之間。有爭不分曲直。告其剖斷令人息爭。故號之也。周隋之際。有法導專精律範。北齊主既敬法門。五眾斯盛。有犯律者。令遵理之。勅為斷事沙門。時有青齊僧訟。勅令斷之。繁爭自弭。至隋詔住大興善寺。斷事之名遵統為始(後升為統)隋日嚴寺釋彥琮著僧官論。必廣明僧職。求本未獲耳。

僧主秩俸

僧之少欲本合辭榮。佛之軌儀止令分衛。其如若無尊大禦下誠難。或契宿因冥招檀信。此又別時之意也。故那爛陀寺有學通諸部者。

出入象乘齋食官供。此方道寵日受黃金等。自姚秦命僧碧為僧正。秩同侍中。此則公給食俸之始也。洎魏孝文下。歲施道人應統帛。詔云。應統仰紹前哲。繼軌道門。徵佇玄範。冲猷是託。今既讓俗名。理宜別供。可取八解之義。歲施帛八百匹。準四輩之貶。隨四時而給。又修善之本實依力命。施食之因內典所美。可依朝官上秩當月而施。至於身後猶齋僧。資薦僧官得時。在孝文之世也。唐代宗令度支具廩給內道場僧。又唐祠部格道士通二篇。給田三十畝。僧通經業。準上給田也。

論曰。西域飲光冀衣糾眾。北齊上統布服臨官。或尚道情則凡愚者不畏。或多豪富則忌剋者所謀。吏力豈得不無俸財。可宜多畜。盜憎民惡。負乘懷璧。立加害己。又損法門。子曰。與其奢也寧儉。宜以道德悅服於人可矣。

尼附

東晉何充始捨宅為寺。安尼其間。不無神異義解道明之者雄飛傑出矣。宋寶賢為京邑尼僧正。文帝四事供養。孝武月給錢一萬。尼正之俸寶賢始也。

管屬僧尼

教傳東漢時。歷魏朝信向未臻。伽藍全少。僧既有數。事亦無多。乃反前言。則須關白。關白何所還。在鴻臚寺焉。故知沙門始隸鴻臚也。西晉無說。後魏有云。初立監福曹以統攝僧伍。尋更為昭玄寺也。故隋百官志曰。昭玄寺掌佛教。署大統一人統一人都維那三人。置功曹主簿員。以管諸州郡縣沙門矣。後復改崇玄署焉。梁僧祐云。如今同文寺也。因疑齊梁之世曾立同文寺以主僧務。未見其文。于時帶司呼官故曰昭玄大統。至唐初窈無此謂。僧尼皆隸司賓。案會要云。則天延載元年五月十五日。勅天下僧尼隸祠部。不須屬司賓。知天后前係司賓也。此乃隸祠部之始也。義取其善攘惡福解災之謂也。玄宗開元十四年。中書門下奏僧尼。割屬鴻臚寺。從之一十五年正月。勅僧尼令祠部撿挍。道士女冠隸宗正寺。蓋以李宗入皇籍也。憲宗元和二年二月。詔僧尼道士。全隸左右街功德使。自是司封祠部不復關奏。會要曰。大曆十四年。勅內外功德使。並宜停罷。若然者。代宗朝早置功德使。但內外與左右街異耳。元和中併司封祠部。而置左右街功德使。由吐突承璀累立軍功故有此授。僧道屬焉。寶曆中。護軍中尉劉規亦充此使。至會昌五年。廢寺像。勅僧尼不宜隸祠部。于時中書門下奏云。奉宣僧尼不

隸祠部。合屬主客為仗。令鴻臚寺收管。宜分折奏來者。天下僧尼國朝以來並隸鴻臚寺。至天寶二年。隸祠部(與延載時不同)臣等據大唐六典。祠部掌天地宗廟大祀。與僧事殊不相當。又可務根本。合歸尚書省。隸鴻臚寺。未為允當。又六典主客掌朝貢之國七十餘蕃。五天笠國並在數內。釋氏出自天笠。今陛下以其非中國之數。已有釐革僧尼名籍。便令係主客不隸祠部及鴻臚寺。從之六年五月。制僧尼依前令兩街功德使收管。不要係主客。其所度僧仍令祠部給牒。宣宗重闡佛宗。所度僧尼還屬左右街功德使。故楊欽義充左街功德使。宣使之捕道士趙歸真。昭宗朝宰臣崔某奏誅宦官。內諸司使一切停罷皆歸省寺。功德使宰執帶之。梁革唐命。道士不入宗正。僧尼還係祠部。梁末帝龍德元年。禁天下私度僧尼。有願出家。勒入京比試後祠部上請焉。後唐無聞。晉以揚光遠為天下功德使。自維青不軌之後。不置此使矣。至今大宋。僧道並隸功德使。出家乞度。策試經業。則功德使關祠部出牒。係于二曹矣。

論曰。鴻臚寺之任禮四夷遠人也。教法初來。須就斯寺。雖興白馬。終隸此司。古云僧尼係鴻臚寺者是也。及乎嘗蒟醬以言美。服皮靴而稍佳。則曰四海一家。王者無外。故後魏置監福曹焉昭玄寺焉崇玄署焉。設官布局以攝僧尼。蒟醬而以生我土。皮靴而認作華裝。故唐朝勒歸祠部。既而因事釐革逐朝廢興故。立功德使以總之。中宗時以沙門廓清為修功德使。官至殿中監。土突軍容軍功莫賞。朝廷議以功德使榮之。非謂專其僧道也。于時尚書省司封先屬其中。由是不出中官。洎唐末行袁紹之誅。職歸宰執。皇朝盛重此職。亦僧道之幸事也。

祠部牒附

嘗聞僧視其官則五品。然未見令式史傳明載。且信相傳(又曾見僧五品非官品也)據其誦經合格。就試得通。此僧選也。剃髮被袈裟。此釋褐也。勅授形俱無作戒法。此官位也。講三藏教。充如來使也。化導內外眾。使背惡向善。理民也。為國行道。保民無災。為之課最也。苟弗比其階品視其職官。其可得乎將來法門君子對[改-己+易]。帝王請降明勅。許比某官某品。像末之時為美事之端。自我之力不其善乎。若夫稽其鄉貫。則南朝有之(見高僧傳)唯為搜揚便生名籍。係之限局。必有憑由。憑由之來即祠部牒也。案續會要。天寶六年五月。制僧尼。依前兩街功德使收管。不要更隸主客。其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給牒(唐祠部牒皆綾素錦素鈿軸盖綸誥也。非官何謂)給牒自玄宗朝始也。及德宗建中中。勅天下僧尼。身死還俗者。當日仰三

綱。於本縣陳牒。每月申州附朝。集使申省。并符誥同送者。注毀其京城即於祠部陳牒納告(告身即戒牒也)。

僧道班位

佛法通行。朝代更歷。未全鼎成。則置而勿論。及動時君。則入宮見妬。加以僧乘時而炫曜。法因事而仳離。乃與玄門抗衡角力。因有諍故遂結朋黨。由朋黨故遂生愛憎焉。經中不許親近國王大臣王子等。又云。我法付囑王臣者何。若以倚傍力輪。苟不親近。而可得乎。若以招致殃咎。苟欲榮身。其可免乎。觀其末代。垢重情移。奉身而已。罕聞為教而觀近國王大臣也。脫或唯居蘭若。不履朝門。誰強召呼。誰分著定。則何班位之有。然以但思獨善。專事杜多。則王侯何以委知。大力曷能扶翼。故須分其表位廁其班行。去取二情各有意致。昔者教之東演也。漢魏之世或曰渺茫。晉宋以來頗聞烜赫。若其玄玄之道老氏之風。於漢魏時。存亡而已。何其知邪。如馬遷作史。將老子與韓非共傳。可非漢代未崇重之乎。夫立傳同科。權其趣類相齊。則史官列而偶出也。是知伯陽之道前漢未光。東漢桓帝方遣中官。醮祀祈福。魏黃初三年。下勅曰。告豫州刺史。老聃賢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魯郡為孔子立廟成未。漢桓帝不師聖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興由桓帝也。武皇帝以老子賢人不毀其道。朕亦以此亭當路。往來者輒往瞻視。而樓屋傾頓儻能壓人。故令修整。昨過視之。殊整頓矣。恐小人謂此為神。妄往禱祀犯乎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聞知。由是觀之。漢魏之間。未露鋒穎至唐有羊角之現。厥道攸興。認作祖宗。冊為帝號。此君謂為雄。誰敢不雄。若史遷在唐作傳。必改為帝紀也。以仲尼同傳猶謂鴻毛不敵鈞石也。豈得韓非妄參厠邪。漢魏之人覽馬史者。豈驚駭乎。驚駭不倫者。近世之情也。然則物隨黨別。事逐時移。預三恪者。不免舊訛。有萬邦者。豈無新意。朱梁革命。勅改亳州太清宮。為老子廟。蓋由帝代無定愛憎不同。釋氏雖西來客教。自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後周大隋。僧班皆在黃冠之上。梁武捨道不齒玄門。黃冠之徒固難爭長。唐貞觀十一年。駕幸洛陽。道士先有與僧論者。聞之於太宗。乃下詔曰。今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為之功。宜有解張闡茲玄化。自今以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上。庶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貽諸萬葉。時京邑智寶上表陳諫不聽。自此僧班在下矣。至十五年。帝幸弘福寺。賜大德五人座曰。朕宗李在先。大德大應恨恨。以宗先故。朕見修功德。不曾別造道觀。皆崇寺宇也。如此宣慰。諸僧心皆喜躍。及高宗朝。有直東臺舍人憑神德上

表。請仍舊僧尼在道士前。并依前不拜父母。辭繁不錄。則天天授二年四月。詔令釋教在道門之上。僧尼處道士女冠之前。睿宗景雲元年二月。詔以釋典玄宗理均迹異。拯人救俗。教別功齊。自今每緣法事集會。僧尼道士女冠宜行並集(此不分前後齊行東西也)。

論曰。周武輕棄我教。若錙銖爾。嘗御正殿。量述三教。以儒居先。佛教居後。道教最上。由出於無名之前也。近見沈公著聲書云。唯聞二教。不聞釋氏。此皆侮聖人一言為阿鼻之種也。故拓跋虎入冥。具見周武受對。并寄言隋天子。為我拔苦。文帝乃募天下出錢。營福以救薦之。且如佛無我。所遭傷毀而無報復。蓋以將欲殘害於彼。必先燒熱於心。心為苦因。身嬰惡報。自作自受。可不畏乎。昔阮孝緒著七錄中。以佛教為外篇。一戒律。二禪定。三智慧。四疑似。五論記。因目佛理為方外之篇。號方外教。自孝緒始也。所言方外者。同莊老也。域中之教拘縶所不及也。請以智眼照其淺深。則內外上下自區別矣。如無智眼。以玉石俱焚。薰蕕共器。知復奈何。緬思後周摧滅遇隋復興。方謂熾然。尋又微矣。唐宗老氏。釋教逶遲。或抑拜君親。或分班上下。良以有為之法何免四相遷移。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興久必替。替極還興。興替相尋。未始有極。景雲中。令僧班在西。道班在東。齊行並進。朱梁之世。又移厥位。今大宋每當朝集。僧先道後。並立殿廷。僧東道西。間雜副職。若遇郊天。則道左僧右。未知始起也。

內道場

內道場起於後魏。而得名在乎隋朝何邪。煬帝以我為古。變革事多。改僧寺為道場。改道觀為方壇。若內中僧事。則謂之內道場也。今朝茲福等殿安佛像經藏。立剎聲鐘。呼為內寺是也。魏大武皇帝始光二年。立至神道場。神䴥四年。勅州鎮悉立道場。蓋帝王生此日也(尋文。是生日權建法會耳)後天元大成元年春正月。詔曰。隆建玄風。三寶尊重。宜修闡法化。廣理可歸崇。其舊沙門中德行清高者七人。在政武殿西。安置行道。此內道場之始也。南朝或以尼在內中持課。又壽光殿中群僧法集。或充學士。或號講員。或注解經文。或敷揚禪要。凡存禁中並內道場也。唐則天令大德僧法處一慧儼行感宣政等在內道場念誦。以薛懷義參雜其間。則天又於洛京大內置內道場。中宗睿宗此制無改。代宗初喜祠祀。未重釋氏。而宰臣元載杜鴻漸王縉皆歸向佛僧(王縉造寶應寺)代宗嘗問福業報應事。元載因而啟奏。由是信之過甚。常令僧百餘人於宮中陳佛像經教念誦。謂之內道場。供養甚貴。出入乘厩馬。度支具廩給。每西蕃入寇。必令群僧講誦仁王經。以攘寇虜。幸其退則加其錫賚。不

空三藏官至卿監封國公。通籍禁中。又詔天下官吏。不得箠拽僧尼。又七月望日。於內道場造于蘭盆。飾以金翠。設高祖七廟神座。各書神號識之迎。出內陳於寺觀。引道繁盛。歲以為常。至建中中。德宗勅廣德永泰以來。聚僧於禁中。嚴設道場。並令徹去。遣出僧眾云。順宗朝以端甫掌內殿法儀。亦是此任。憲宗穆宗文宗並端甫掌內殿法事也。文宗大和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勅停內長生殿道場。武宗初年。以生日德陽節。却置內長生殿道場。及設內齋。僧道獻壽。後與道士趙歸真惑亂。切齒求僧之過。至會昌四年。詔停內齋及內道場。惡意萌于此矣。

生日道場附

生日為節名。自唐玄宗始也。魏太武帝始光二年立道場。至神靡四年。勅州鎮悉立道場。慶帝生日。始光中是帝自崇福之始也。神靡中是臣下奉祝帝壽之始也。自爾以來。臣下吉祝必營齋轉經。謂之生辰節道場。于今盛行焉。

僧籍弛張

夫得果之人且無限劑。出家之士豈有司存。既來文物之朝。須設糾繩之任。其有見優閑而競入懼徭役以奔來。輒爾冒名實非高士。僧之內律豈能御其風牛佚馬邪。故設僧局以綰之。立名籍以紀之。周隋之世。無得而知。唐來主張方聞附麗。文宗大和四年正月。祠部請天下僧尼冒名非正度者。具名申省。各給省牒。以憑入籍時入申名者。計七十萬。造帳入籍。自大和五年始也。若然者。前豈無籍帳邪。監福曹昭玄寺崇玄署。將何統斷僧務乎。對曰。勘造僧帳。體度不同。或逐寺總知。或隨州別錄。或單名轉數。或納牒改添。故不同也。然則出時君之好惡。乃入籍之解張。今大宋用周顯德條貫。三年一造。著于律令也。
大宋僧史略卷中

大宋僧史略卷下(咸平二年重更修理)

右街僧錄通慧大師贊寧奉　勅撰

四十一誕辰談論(內齋附)
四十二賜僧紫衣
四十三賜師號(德號附)
四十四內供奉并引駕
四十五封授官秩
四十六方等戒壇
四十七結社法集
四十八賜夏臘
四十九對王者稱謂
五十臨壇法位
五十一度僧規利
五十二賜謚號
五十三菩薩僧
五十四得道證果(尼附)
五十五大秦末尼
五十六駕頭床子
五十七城闍天王
五十八上元放燈
五十九總論

誕辰談論

昔漢祖與盧綰同日生。有奉酒饌相遺。此為慶生之權輿也。後則束帛壺酒。孩兒服玩。以加祝賀。大則玉帛長生久視之意。屬干物品。以為慶生之豐禮也。及聞佛法中有弭災延命之說。則以佛事為慶也。元魏後周隋世。多召名行廣學僧。與儒道對論。悅視王道。亦慶生之美事矣。唐高宗召賈公彥於御前。與道士沙門講說經義。德宗誕日御麟德殿。命許孟容等。登座與釋老之徒講論。貞元十二年四月誕日。御麟德殿。詔給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趙需及許孟容韋渠牟。與道士葛參成沙門談筵等二十人。講論三教。渠牟最辯給。文宗九月誕日。召白居易。與僧惟澄道士趙常盈。於麟德殿談論。居易論難鋒起。辭辯泉注。上疑宿構。深嗟揖之。莊宗代有僧錄慧江。與道門程紫霄談論。互相切磋謔浪嘲戲。以悅帝焉。莊宗自好吟唱。雖行營軍中。亦携法師談讚。或時嘲挫。每誕辰飯僧。則內

殿論義明宗。石晉之時。僧錄雲辯多於誕日談讚。皇帝親坐累對論議。至大宋太祖朝。天下務繁。乃罷斯務。止重僧講。三學為上。此無乃太厚重而貞實乎。

內齋附

皇帝誕日。詔選高德僧。入內殿賜食加厚嘲。尋文起於後魏之間。多延上達。用徼福壽。唐自代宗。置內道場。每年降聖節召名僧。入飯嘲。謂之內齋。及文宗大和七年十月。改慶成節。勅停僧道內齋。至武宗初年。重置內道場。并設內齋。僧道獻壽。會昌四年六月。停內齋及內長生道場。宣宗即位元年六月二十二日。勅復置內齋。許僧道獻壽。梁祖開平三年大明節日。帝御文明殿。設僧齋。宰臣翰林學士預之。我大宋皇帝誕節。兩街僧錄道錄首座并公薦兩街分僧賜紫衣師號。了便同賜齋。又聞晉漢周帝生日。設百僧後量減令數人而已。

賜僧紫衣

古之所貴名與器焉。賜人服章。極則朱紫。綠皂黃綬乃為降次。故曰加紫綬。必得金章。令僧但受其紫而不金也(方袍非綬)尋諸史。僧衣赤黃黑青等色。不聞朱紫。案唐書。則天朝有僧法朗等。重譯大雲經。陳符命言。則天是彌勒下生為閻浮提主。唐氏合微。故由之革命稱周(新大雲經曰。終後生彌勒宮。不言則天是彌勒)法朗薛懷義九人並封縣公。賜物有差。皆賜紫袈裟銀龜佩。其大雲經頒於天下寺。各藏一本。令高座講說。賜紫自此始也。觀新唐書言。大雲是偽經則非也。此經晉朝已譯舊本便云女王。于時豈有天后耶。蓋因重譯故。有厚誣加。以挾薛懷義。在其間致招譏誚也。則天之後中宗朝。以胡僧慧範修寺之功封縣公。不行紫服。睿宗時亦無聞焉。玄宗友愛頗至。以寧王疾遣中使尚藥。馳騶旁午唯僧崇憲醫效。帝悅賜緋袍魚袋(賜緋魚袋唯憲一人)又開元二十年九月中。波斯王遣大德僧及烈至唐(及烈僧名)勅賜紫袈裟一副帛五十匹。遣還本國。天寶末。沙門道平住金城縣寺。遇祿山逆亂。玄宗幸蜀。肅宗過寺。平懇勸論兵靈武。收復長安。肅宗遂以兵屬之。用為左金吾大將軍。至臨皋遇賊大戰。累次立功。後還乞為僧。勅配崇福興慶兩寺。賜紫衣入內。奏對為常。代宗永泰年中。章敬寺僧崇慧與道士角術。告勝中官鞏庭玉。宣賜紫衣一副(除魚袋也)次鎮國寺梵僧紀陀。年六百歲。臨終遣弟子。奉衣鉢上皇帝。勅賜紫衣焉。德宗歸心釋氏。詔法師端甫。入內殿與儒道論義。賜紫方袍。順宗憲宗穆宗文宗武宗

皆行此賜(尋僧名。未見耳)。東觀奏記曰。大中中。大安國寺釋修會能詩。嘗應制。才思清拔。一日聞帝乞紫衣。帝曰。不於汝吝耶。觀若相有缺然。故未賜也。及賜歸寺。暴疾而卒。大中四年六月二十二日降誕節。內殿禪大德並賜紫。追福院主宗莅亦賜紫。次有沙州巡禮僧悟真至京。及大德玄暢句當藏經。各賜紫。又法乾寺都撿挍僧從暕賜紫。帝幸莊嚴寺禮佛牙。靈慧律師賜紫。崇福寺叡川賜紫。懿宗咸通四年。有西涼府僧法信。進百法論疏抄。勘實賜紫。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延慶節。兩街僧道赴內。於麟德殿講論。可孚賜紫。又日本國僧圓載住西明寺。辭迴本國。賜紫遣還。十二年延慶節。內殿講論。左街清韻思禮雲卿等五人。右街幼章慧暉清遠等四人。並賜紫(尋街分。各賜紫衣。自咸通始也)僖宗昭宗賜諸道所薦僧紫衣極多不錄。梁祖乾化元年十一月。有迴紇入朝僧凝盧宜李思宜延箋等。各賜紫還蕃。又潭州僧法思。桂州僧歸真。面乞賜紫。莊宗喜賜僧紫衣。晉漢周皆爾。今大宋唯誕節賜也。其或內道場僧已著紫。又賜紫羅衣三事。謂之重賜。若偏覇諸國。賜與亦同。偽蜀時。雲南國遣內供奉崇聖寺主。賜紫銀鉢。僧充通好使焉。後蠻士有上者賜金鉢。猶中國賜銀魚也。倭國則賜僧傳燈法師之號。高麗賜僧紫衣。則以金銀鉤施於紉上。甄別高下也。

賜師號

師號謂賜某大師也。遠起梁武帝號婁約法師。次隋煬帝號智顗禪師。並為智者。而無大師二字。唐中宗號萬迴為法雲公(加公一字)玄宗開元中。有慧日法師。中宗朝得度師義淨。游西域迴進真容梵夾。帝悅賜號慈敏。亦未行大師之字。穆宗朝。天平軍節度使劉總奏乞出家賜紫衣。號大覺師(止師一字)至懿宗咸通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延慶節。因談論。左街雲顥賜三慧大師。右街僧徹賜淨光大師。可孚法智大師重謙青蓮大師。賜師號懿宗朝始也(分明言某大師。見五運圖)僖宗朝有僧錄雲皓大師。昭宗朝有圓明大師。梁革唐命。賜靈武道寅尤等。為證慧大師。賜吳越國徑山洪諲。為法濟大師。至龍德元年。不許僧妄求師號紫衣。後唐晉漢周咸同。今大宋止行師號紫衣。而大德號許僧錄司簡署。先是開寶至太平興國四年以前。許四海僧入殿庭。乞比試三學。下開封府功德使差僧。證經律論義。十條全通賜紫衣。號為手表僧。以其面手進表也。尋因功德使奏。天下一家不須手表。求選勅依。自此每遇皇帝誕節。親王宰輔節度使至刺史。得上表薦所知。僧道紫衣師號唯兩街僧錄道錄所薦得入內。是日授門下牒。謂之簾前師號。給紫衣四事。號簾前紫衣。此最為榮觀也。其外王侯薦者。間日方出節制簾問牧守轉降而賜也。

德號附

德號之興其來遠矣。魏晉之世。翻譯律本羯磨文中。皆曰大德僧。經云。為大德天生。論云。諸大德有神通者。及諸傳紀私呼僧中賢彥。多云大德。非國朝所補也。至唐代宗。內出香一合。送西明寺故上座大德道宣掌內。始見史傳。又代宗大曆二年。安國寺律大德乘如奏亡僧物色。乞依律斷輕重。宜依觀此文。似勅補也。然或詔勅中云。長老僧某。豈是補署邪。蓋一期之推飾耳。大德道宣律大德乘如亦同此也。大曆六年辛亥歲四月五日。勅京城僧尼。臨壇大德各置十人。以為常式。有闕即填。此帶臨壇。而有大德二字。乃官補德號之始也。憲宗朝。端甫為引駕大德。此帶引駕為目。宣宗大中四年六月降誕日。內殿禪大德辯肇二人。此帶禪學得名。又大中中。勅補聖壽寺臨壇大德賜紫。慧靈為總持寺上座。崇福寺講論大德賜紫。叡川充寺主。福壽寺臨壇大德賜紫。玄暢充都維那。大中十年。玄暢遷上座大德。玄則為寺主大德。堅信為悅眾。並從勅補。勅補號益分明矣。懿宗咸通六年。西涼府僧法信。稟本道節度使張義朝。差進乘恩法師所撰百法論疏抄。兩街詳定可以行。用勅宜依。其法信賜紫衣。充本道大德。又昭宗文德初生辰號嘉會節。詔兩街僧道講論至暮。各賜分物銀器。僧道賜師號者。右街兩人。紫衣各四人。德號各十人。朱梁後唐晉漢周。或行或不行。今大宋朝廷罕行德號。開寶中。左右街僧錄準舊勅得簡署三學雜科僧名題。或曰禪大德。或講經律論。表白聲讚。醫術諸科。宜與大德二字。近僧錄道深不循科目。多妄張懿美文字為題。至于四字六字。唯納賂而後行。江南兩浙之地。至有十寺院。中無長行可以充僧役也。

內供奉并引駕

內供奉授僧者。自唐肅宗聚兵靈武。至德元年。迴趨扶風。僧元皎受口勅。置藥師道場。令隨駕仗內赴。請公驗。往鳳翔府開元寺。御藥師道場。三七人六時行道。時道場內忽生一叢李樹。奉勅使驗實。李樹四十九莖。元皎表賀批答。瑞李繁滋國興之兆。生伽藍之內。知佛日再興。感此殊祥。與師同慶。又李讓國宣勅云。勅內供奉僧元皎。置此官者元皎始也。次有子麟者。泉州人也。繼受斯職。憲宗朝。端甫皓月栖白相次應命。朱梁後唐晉漢周我大宋無聞此職。為引駕大德者。唯端甫稱之。此必勅補。儻自號私署。安可稱之。此命近亦不聞矣。然則車駕巡幸還京。僧道必具旛幢螺鈸遠

迎。僧錄道錄騎馬引駕。而無敢自稱引駕者。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勅兩街僧道。各備威儀迎駕。今以為常式矣。

封授官秩

夫出家之者望五位以升階。得道之人轉二依而就果。敢言其次。緣覺應真以四果一坐而證成。經三生百劫而彰號。此聖賢之品秩也。宜修選業。可取殊科。其有震旦華風。縻賢好爵。因其所貴而以貴之。昔後魏以趙郡沙門法果為沙門統。供施之不足。又官品之。遂授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尋進公爵。曰安城。釋子封官自法果始也。梁朝以慧超為壽光殿學士。又陸法和甚高官位。後周選僧道中學問優贍者。充通道觀學士。仍改服色。隋朝以彥琮為翻經館學士。唐中宗神龍二年。造聖善寺。成慧範慧珍法藏大行會寂元璧仁方崇先進國九人。加五品並朝散大夫縣公。房室器用料物。一如正員官給。以修大像之功也。尋加慧範正儀大夫。上庸郡公。聖善寺主至銀青光祿大夫。俸料房閣一事已上同職官給。又安樂寺主僧萬歲加朝散大夫封縣公。聖善寺都維那俸祿亦同職官給。以營像成也。又沙門廓清充修功德使撿挍殿中監。其次玄宗卜平內難。僧清潤封官三品。醫寧王疾。愈僧賜緋袍。代宗加不空三藏。至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階爵之極唯不空矣。
論曰。朝廷尚行於爵秩。釋子乃競於官階。官階勿盡期。貪愛無滿分。胡不養其妻子跪拜君親。何異乎織女七襄牽牛負軛者哉。有識達者於此無取焉。不同陸法和釋道平能施衛社之功致有假官之目也。

方等戒壇

此土之有戒壇。起南朝求那跋摩三藏。為宋國比丘。於蔡州岸受戒而為始也。自爾南北相次立壇。而無別名。後有南林戒壇。高宗乾封二年。終南山道宣律師建靈感戒壇於清官村精舍。天下名德皆來重增戒品。築壇方成。有長眉僧。壇前讚歎。即賓頭盧也。代宗永泰年三月二十八日。勅大興善寺。方等戒壇所須一切官供。至四月勅京城僧尼。臨壇大德各置十人。永為常式。所言方等戒壇者。蓋以壇法本出於諸律。律即小乘教也。小乘教中須一一如法。片有乖違。則令受者不得戒。臨壇人犯罪。故謂之律教也。若大乘方等教。即不拘根缺緣差。並皆得受。但令發大心而領納之耳。方等者即周遍義也。止觀論曰。方等者或言廣平。今謂方者法也。如般若有四種方法。即四門入清涼池故此方也。所契之理即平等大慧故云

等也。稟順方等之文而立戒壇故名方等壇也。既不細拘禁忌。廣大而平等。又可謂之廣平也。宣宗以會昌沙汰之後。僧尼再得出家。恐在俗中。寧無諸過。乃令先懺深罪。後增戒品。若非方等。豈容重入。取其周遍包容。故曰方等戒壇也。脫或一遵律範。無聞小過。入僧界法四種皆如。則不可稱為方等也。然汎愛則人喜陵犯。嚴毅則物自肅然。末代住持宜其嚴而少愛則為能也。

結社法集

晉宋間有廬山慧遠法師。化行潯陽。高士逸人輻湊于東林。皆願結香火。時雷次宗宗炳張詮劉遺民周續之等。共結白蓮華社。立彌陀像。求願往生安養國。謂之蓮社。社之名始於此也。齊竟陵文宣王募僧俗行淨住法。亦淨住社也。梁僧祐曾撰法社。建功德邑會文。歷代以來成就僧寺。為法會社也。社之法以眾輕成一重。濟事成功。莫近於社。今之結社。共作福因。條約嚴明。愈於公法。行人互相激勵。勤於修證。則社有生善之功大矣。近聞周鄭之地邑社多結守庚申會。初集鳴鐃鈸。唱佛歌讚。眾人念佛行道。或動絲竹。一夕不睡。以避三彭奏上帝。免注罪奪算也。然此實道家之法。往往有無知釋子。入會圖謀小利。會不尋其根本。誤行邪法。深可痛哉。

賜夏臘

天后朝。道士杜又迴心求願為僧。勅許剃染。配佛授記寺。法名玄嶷。勅賜三十夏。以其乍入法流。須居下位。苟賜虛臘。則頓為老成也。賜夏臘起於此矣。次長慶元年三月。天平軍節度使劉總。以幽州私第為佛寺。詔以報恩為名。仍遣中官焦仙晟。以寺額賜之。總以幽父之故。神情慌忽。故造佛寺。尋奏乞度為僧。勅賜大覺師號。仍加五十臘。此優異其人。欲令入法位高也。且律教許三人同引受戒。得法一時尚推頭名為大。豈分大族王門子弟邪。朝廷以劉氏久據幽州。美總創知順理故。加[葩-巴+(日/(句-口+匕))]賜之慰其意也。梁開平中。吳越王錢氏奏令季男出家。法名令因。勅賜紫衣。號法相大師。加三十臘。自此止。今不聞行此也。所言臘者。經律中以七月十六日是比丘五分法身生來之歲首。則七月十五日是臘除也。比丘出俗。不以俗年為計。乃數夏臘耳。經律又謂十五日為佛臘日也。

對王者稱謂

西域從始立名。至終不改。如阿難。是佛成道夜生。號為慶喜。及受記結集。亦號阿難。諸皆效此。近見梵僧到。多名為迦葉文殊等。西土無嫌。亦如東夏相如子貢之類也。案寄歸傳曰。西方受戒。以十夏前稱小師。十夏稱住位。通經論。多者曰多聞求寂。此皆通稱也。若單云僧。則四人以上方得稱之。今謂分稱為僧。理亦無爽。如萬二千五百人為軍。或單已一人亦稱軍也。僧亦同之。南山律師云。沙門者凡聖同稱也。西天異道亦號沙門。故須釋字以別之。二種合稱。猶此方人稱爵里及姓氏也。然姓所同也。苟用單名。名所獨也。獨則簡濫焉。自魏晉以來。沙門多從師姓。如支道林。姓關。從師姓支。道安姓衛。從師佛圖澄姓帛。安獨悟曰。從師莫過於佛。佛本姓釋。遂通令比丘姓釋。東夏稱釋氏。自安始也。後阿含經梵本至譯出。果有四河歸海無復本名。四姓出家咸稱釋氏之文。自相符合也。新翻芯芻者。由芯芻草有五德。因號之。比丘者訛梵語也。又舊曰除饉者。康僧會注法鏡經曰。凡夫於六情境。如餓夫夢食。出家人除去六情。名為除饉也。又習鑿齒呼道安為道士。西域人多稱我。卑於尊所稱亦無嫌。故阿難云。如是我聞也。若此方對王者。漢魏兩晉或稱名。或云我。或云貧道。故法曠上書於晉簡文。稱貧道。支遁上書乞歸剡。亦稱貧道。道安諫符堅。自稱貧道。呼堅為檀越。于時未為定式。又跋陀對宋孝武云。從陛下乞順。此見呼陛下也。至南齊時。法獻玄暢二人分為僧正。對帝言。論稱名而不坐。後因中興寺僧鐘啟答。稱貧道。帝嫌之。問王儉曰。先輩沙門與帝王共語何稱。正殿還坐不。儉對曰。漢魏佛法未興。不見紀傳。自偽國稍盛皆稱貧道。亦聞預坐。及晉初亦然。中代有庾永桓玄等。皆欲使沙門盡禮。朝議紛紜。事皆休寢。宋之中朝。亦令致禮。尋且不行。自爾迄今。多預坐而稱貧道。帝曰。暢獻二僧道業如此。尚自稱名。況復餘者令揖拜則太甚稱名亦無嫌。由是沙門皆稱名於帝王。獻暢為始也。近朝今代道薄人乖稱謂表章。稱臣頓首。夫頓首者拜也。稱臣卑之極也。尋其所起。不出唐時。隋大興善寺翻經沙門法經等。進眾經目錄。猶未稱臣。止云眾沙門法經等謹白皇帝大檀越。後周釋曇積諫沙汰表亦唯稱名。白皇帝大檀越。後稱貧道。若後周釋任道林。對武帝詔曰。又稱臣。詳其時。林形服已變。猶佛圖澄法孫王明廣同也。如作僧道林。必不稱臣也。唐西明寺沙門玄則。上禪林妙記後序中。但稱僧等二字。故序云。遂以所物之餘。親迂睿旨。正名之末。特繕嘉題。僧等荷鎔施之恩。緘紹隆之澤。云唐三藏請御製經序表。稱沙門玄奘。答詔云。勅奘尚而不名也。貞觀中詔僧尼居道下。京邑沙門智實上表論班位。亦唯稱名。高宗勒僧道二教。拜君親時。司戎議狀曰。不孝莫過於絕嗣。何不制以婚姻。不忠莫大於不臣。何不

令稱臣妾。由是知之。唐之三葉猶未稱臣也。肅宗上元元年三月八日。降御札。遣中使劉楚江。請曹谿六祖所傳衣鉢入內。并詔弟子令韜。韜表辭年老。遣弟子明象。上表稱臣。見于史傳。自此始也。或曰。法琳上表。論道居僧上云。臣年迫乘榆。始遇太平之世。貌侵蒲柳。方值聖明之君。若然者。法琳已自稱臣。何以高宗朝司戎議云。不忠莫大於不臣。何不令稱臣妾。苟或琳公已稱。司戎必無此句。答曰。宣律威秀等皆不稱臣。恐法琳危迫情切。乍稱之耳。朝廷未著于令式。眾不同稱。故司戎云。何不令稱臣妾。其次又疑傳寫者錯誤耳。據此說。則法琳稱臣。又在初也。肅宗至德二年。隨駕撿挍藥師道場。內供奉僧元皎。奏道場內生李樹四十九莖表中云。臣等忝為臣子。至上元元年九月八日勅。今後僧尼朝會並不須稱臣及禮拜。斯乃因開元中令僧道拜時皆稱臣。至是方免也。大曆八年。又放元日冬至朝賀陪位。蓋以代宗之世君臣表裏偕重空門。此亦久污則隆既否終泰也。

臨壇法

壇上員位準律。中國僧十人。尼二十人中受戒。邊方難得明毘尼師。則聽僧五人尼十人中得戒(比丘五人。尼五人也)此之聖言可為定量。近代尼但於本眾之中。十尼邊受止得本法而已。此之戒月方十二三將圓未圓。必須二部僧中乃得成就耳。案代宗永泰中。勅京城置僧尼臨壇大德各十人。即依律中。中國二十人也。永為通式。闕則填之。仍選明律德行優者充之。臨壇大德科目自此始也。德宗貞元十二年。勅永泰寺置戒壇度僧。時歡喜和尚保唐禪宗並勅令受戒。至會昌大中中。玄暢通明律教。充內外臨壇大德。詳其內外之名。暢公之前已應有矣。昔薛道衡女德芳有才學。在太宗宮中。後願出家。帝為造內鶴林寺。請十人大德入內受戒。此即內臨壇也。及懿宗。於咸泰殿築壇。度內福壽寺尼受大戒。兩街僧尼大德二十人。入玄暢預茲法席。故補內臨壇。咸通三年壬午歲四月一日。勅兩街僧尼。四寺各置方等戒壇。右街千福延唐二寺度人各三七日。暢公復預此數。故云內外臨壇大德。今有未臨內壇而自稱內外臨壇。良可笑也。又聞于時或以僧錄為宗主。不然則律宗極高者號宗主。僧錄則加臨壇選練之目也。梁後唐晉漢周唯行十師法。餘有壇外員位更五六人而止矣。追思晉宋北齊北魏周隋梁陳。歷代帝王非不度僧。唯唐宣宗重洗懺方等壇。度僧不少。我大宋太平興國初年及七年。度僧一十七萬有餘。古之莫比。緇徒孔熾在于茲矣。

度僧規利

緬想前朝度僧相繼所開壇法無不利他。俄有澆時乃求利國。雖是權宜之制。終招負處之殃。今序少端用遮後世。唐肅宗在靈武。新立百度惟艱。最闕軍須。因成詭計。時宰臣裴冕隨駕至扶風。奏下令賣官鬻度。僧尼道士以軍儲為務。人有不願。科令就之。其價益賤事轉成弊。鬻度僧道。自冕始也。後諸征鎮尤而效焉。如徐州王智興奏置戒壇於臨淮佛寺。先納錢後與度。至有輸賄後不受法者多矣。李德祐在潤州。具奏其事云。自唐末已來。諸侯角立。稍闕軍須。則召度僧尼道士先納財。謂之香水錢。後給公牒云。念此為弊事。復毀法門吁哉。

賜謚號

僧循萬行故有迹焉。善行則謚以嘉名。惡行則人皆不齒。是以六群比丘終非杜多之號。六和勝士方旌所易之名。自漢魏晉宋。無聞斯禮。後魏重高僧法果。生署之以官。死幸之而臨(去聲)乃追贈胡靈公。此僧謚之始也(果為沙門統。封公爵。追贈胡靈謚也)原此出於太常寺矣。後周隋世唐初皆不行。至天后朝。有北宗神秀居荊州。神龍二年。詔賜謚大通禪師矣。又有西域菩提留支。長壽二年。至洛陽止授記寺。神龍二年。隨駕西京。住崇福寺翻經。中宗睿宗曾親筆授。開元中年一百五十六歲。勅賜鴻臚卿。卒謚一切遍知三藏。又沙門一行卒謚大慧禪師。文宗朝謚端甫為大達法師。宣宗謚廬山慧遠為大覺法師。懿宗謚南山道宣為澄照大師。此後諸道奏舉名僧逸士。朝廷加謚。累代有之。

菩薩僧

昔漢魏晉朝。沙門名號用捨不同。故有號竺法護。為燉煌菩薩。及天竺菩薩。竺佛朔。月支菩薩。支讖等。偽國不聞此說。後周太武皇帝廢釋道二教。建德三年。詔擇釋道有名德者。別立道觀。改形服為學士。帝賜小道安牙笏。位以朝列不就。尋武帝崩天元宣帝立。意欲漸興佛教。未便除先帝之制。大象元年勅曰。太武皇帝為嫌濁穢。廢而不立。朕簡耆舊學業僧二百二十人。勿翦髮毀形。於東西二京陟岵寺。為國行道所資公給。時有高僧智藏。姓荀氏。建德二年。隱終南紫閣峰。至宣帝時出謁。勅令長髮。為菩薩僧。作陟岵寺主。大象二年。隋文作相。藏謁之。因得落髮。又釋彥琮不願為通道觀學士。以其菩薩僧須戴花冠衣瓔珞像菩薩相。高僧惡作此形。非佛制也。初立通道觀員。置百二十人。選釋李門人有當代名行者。著衣冠笏履。為通道觀學士(于時僧道混然大較是令毀戒僧入道

也)有前沙門樊普曠者。彭亨調笑。帝頗重之。抑入通道。退常剪髮留鬚。帝問。對曰。臣學陛下。二教雖除。猶存通道。鬚為俗飾故留。髮非俗教故遣。帝曰。俗有留髮。加冠何言非教。曠曰。無髮之士豈是無教耶。臣願加之冠何損。自爾常淨髮著冠纓。人問。答曰。我患熱也。又靈幹者初簡入菩薩僧。後方剃髮矣。究其心游佛理。行切苦空。證聖之深。登地以去。則無沙門之形也。佛法污隆。王臣制作。遇其抑勒。知復奈何。凡百學徒觀此思事。

得道證果

問曰。竺乾化境證果人多。何以法被中華窈無蹤迹。答曰。我教以信解修證為階。若信佛言則解佛意。當修聖行必登果證也。又以教理行果四種撿之。則時有正法。像法去聖如近。四種猶全。望聖纔遙。四種多缺矣。或曰。服食素治己病。病損連服必至長生。長生不已則白日上升。豈非目擊。何釋門罕聞此驗耶。答曰。譬猶下種。秋成各殊。彼以尸解上升為極。我則斷障出纏。由賢入聖。然後游戲神通而作佛事。為化利有情之故。豈同其自了自遷而為極事也。如其要知。略陳梗概。案漢法本內傳。摩騰角法既勝。踊身虛空說偈等。此現通驗果證之始也。又安清度邾亭湖蛇。了三世殘業。次則天台飛錫。瓜步浮杯。真諦敷坐具而涉江。圖澄開腹腸而洗淨。道開石子而充食。乞僧羊酒而却存。法進足離地而行。跋摩蹈席華而潔。法雲公日行萬里。僧伽師身現泗濱。如此諸師還得果不。我宗中重生故名生論一中。本待生故而獲大果也。他宗重往故名生生身。乘剛躡桷。何為究盡。無以白日上升。少許修鍊而比於無漏業。資現神逞變之作也。何云罕見聞耶。自聵其耳。非雷霆之吝聲也。

尼附

晉代有尼淨撿。此方女人得戒之上首也。一旦中庭有光。上屬于天。若虹霓狀。中有天女。相見欣然携手。撿遂引弟子躡光而去。又桓宣武窺尼入浴室。見其刲割可畏。出而無他。蓋以誡宣武溫。由是滅其跋扈。又隋尼智仙知文帝當為天子。通變不測。厥徒實繁。略舉尤者。尼女尚然。況丈夫釋子者乎。

大秦末尼(胡神也。官品令有祆正)

火祆(火煙切)教法本起大波斯國。號蘇魯支。有弟子名玄真。習師之法。居波斯國。大總長如火山。後行化於中國。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祆教詣闕聞奏。勅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開元二十年八月十五日。勅末尼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以西胡等既是師法。當身自行。不須科罰。至天寶四年七月。波斯勅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欲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準此。大曆三年六月。勅迴紇置寺。宜賜額大雲光明之寺。六年正月又勅荊越洪等州。各置大雲光明寺一所。武宗會昌三年勅。天下摩尼寺並廢入宮。京城女摩尼七十二人死。及在此國。迴紇諸摩尼等配流諸道。死者大半。五年再勅。大秦穆護火祆等二千餘人並勒還俗。然而未盡根荄。時分蔓衍。梁貞明六年。陳州末尼黨類立母乙為天子。發兵討之。生擒母乙。餘黨械送闕下。斬於都市。初陳州里俗喜習左道。依浮圖之教。自立一宗。號上上乘。不食葷茹。誘化庸民。糅雜淫穢。宵集晝散。因刺史惠王友能動多不法。由是妖賊嘯聚。累討未平。及貞明中。誅斬方盡。後唐石晉時。復潛興。推一人為主。百事稟從。或畫一魔王踞座佛為其洗足云。佛止大乘。此乃上上乘也。蓋影傍佛教。所謂相似道也。或有比丘。為飢凍故往往隨之效利。有識者尚遠離之。此法誘人直到地獄。慎之哉。

駕頭床子

盛經七寶案也。其制度以雜瓌珍間填成之。款其足高其緣。所置之經即仁王護國也。所覆之巾即上深紅羅也。使中宮謹愿者馬上平持舒徐而啟行。望乘輿可百步。以為前道也。此之儀制未知始端。如秦譯經云。作七寶案。以經置上。若王行時。常於其前。足滿百步。令千里內七難不起。若王住時。作七寶帳置經。供養如事父母。如事帝釋。唐譯本云。置經寶案。若王行時。常導其前。所在住處。作七寶帳。餘文大同。今疑行此。為後秦邪。為唐世邪。輿服志無文。諸朝史闕載。然則既亡明據。可以理求。蓋唐代宗永泰中。不空三藏重譯後置也。不空嘗誦此經中呪。感天王子領神兵解安西城羌胡之圍。又祈晴雨多驗。于時可以請依經置案以象其前驅。祕其事故。史氏莫知也。唐紀云。永泰中羌胡寇邊。京城戒嚴。又因星變。內出仁王經兩卷。與付資聖西湖二佛寺。開百座仁王道場。撿此知。永泰為始也。又或百座法筵時。帝親臨御。壇儀中合用寶案置經引駕。因而不廢也。有云。玄宗累置百座道場。莫起開元中邪。今謂明皇薄於釋氏。難行斯法也。然雖薄於釋氏。而

且厚於好奇。兩說之中。與其代宗可矣。又未知經是何本。若是舊譯。則玄宗以前。如用新經。則代宗為始也。自後諸帝或設而不作。則說案上無經。或置而勿論。則云儀注合用。此蓋弗知而不加鄭重矣。今大宋法物克全用之引導群下。迎望見此。知駕近百步矣語其功也。與辟惡之車殊形而共致焉。

城闍天王

凡城門置天王者。為護世也。唐天寶元年壬子歲。西蕃大石康居五國來寇安西。其年二月十一日。奏請兵解援。玄宗詔發師。計一萬餘里。累月方到。時近臣言。且可詔問不空三藏。帝依奏詔入內。持念請天王。為救帝秉香鑪。不空誦仁王護國經陀羅尼二七遍。帝忽見神人可五百員帶甲荷戈在殿前。帝驚疑問不空。對曰。此毘沙門第二子獨健領兵。是必副陛下意。往救安西。故來辭耳。請設食發遣。其年四月。安西奏云。去二月十一日已後。城東北三十里。雲霧晦冥。中有人眾。可長丈餘。皆被金甲。至酉時。鼓角大鳴。聲振三百里。地動山傾。經二日。大石康居等五國。當時奔潰。諸帳幕間有金毛鼠。齧斷弓弩弦及器仗。悉不堪用。斯須城樓上有光明。天王現形。無不見者。謹圖天王樣。隨表進呈。帝因勅諸道節度。所在州府於城西北隅。各置天王形像部從供養。至於佛寺。亦勅別院安置。迄今朔日州府上香華食饌動歌舞。謂之樂天王也。所號毘沙門者。由此天王與于闐國最有因緣。偏多應現于闐國。是毘沙部故號毘沙門天王。如言于闐國天王也。亦猶觀音菩薩所在現形而偏曰寶陀落山觀音同也。

上元放燈

案漢法本內傳云。佛教初來。與道士角試。燒經像無損而發光。又西域十二月三十日。是此方正月十五日。謂之大神變月。漢明勅令燒燈。表佛法大明也。一云。此由漢武祭五時神祠。通夜設燎。蓋取周禮司爟氏燒燎照祭祀。後率為故事矣。然則本乎司爟舉火供祭祀職。至東漢。用之表佛法大明也。加以累朝沿革必匪常規。唐先天二年。西域僧沙陀。請以正月十五日然燈。開元二十八年正月十四日。勅常以二月望日燒燈。天寶六年六月十八日。詔曰。重門夜開。以達陽氣。群司朝宴樂在時和。屬于上元。當修齋籙。其於賞會。必備葷羶。比來因循稍將非便。自今以後。每至正月。宜取十七日十九日夜開坊市以為永式。尋又重依十五夜放燈。德宗貞元三年。勅正月十五日然燈。是漢明帝因佛法初來與道士角法。勅令燭

燈。表破昏闇云。唐僖宗幸蜀。迴中原多事。至昭哀皆廢。梁開平二年。詔曰。近年以風俗未泰兵革且繁。正月然燈廢停已久。今後三夜門坊市門公私然燈祈福。莊宗入洛。其事復興。後歷諸朝。或然或不。我大宋太平興國六年。勅下元亦放燈。三夜為軍民祈福。供養天地辰象佛道。三元俱然燈放夜自此為始。著于格令焉。

總論

問曰。略僧史求事端。其故何也。答曰。欲中興佛道令正法久住也。曰方今天子重佛道崇玄門。行儒術致太平。已中興矣。一介比丘力輪何轉。而言中興佛道耶。答曰。更欲助其中興耳。苟釋氏子不知法不修行。不勤學科不明本起。豈能副帝王之興之乎。或曰。子有何力令正法久住乎。答曰。佛言。知法知摩夷。護持攝受。可令法不斷也。又曰。諸師已廣著述。何待子之為邪。答曰。古人著述用則闕如。曾不知三教循環終而復始。一人在上高而不危。有一人故奉三教之興。有三教故助一人之理。且夫儒也者。三王以降則宣用而合宜。道也者。五帝之前則冥符於不宰。昔者馬史躋道在九流之上。班書拔儒冠藝文之初。子長欲反其扑而還其淳。尚帝道也。孟堅思本其仁而祖其義行王道焉。自夏商周至于今。凡幾百千齡矣。若用黃老而治。則急病服其緩藥矣。由此仁義薄禮刑生。越其禮而逾其刑。則儒氏拱手矣。釋氏之門周其施用。以慈悲變暴惡。以喜捨變慳貪。以平等變冤親。以忍辱變瞋害。知人死而神明不滅。知趣到而受業還生。賞之以天堂。罰之以地獄。如範脫土。若模鑄金。邪範漏模寫物定成其寢陋。好模嘉範傳形必告其端嚴。事匪口談。人皆目擊。是以帝王奉信。群下歸心。草上之風翕然而偃。而能旁憑老氏兼假儒家。成智猶待於三愚。為邦合遵於眾聖。成天下之亹亹。復終日之乾乾。之於御物也。如臂使手。如手運指。或擒或縱。何往不臧耶。夫如是則三教是一家之物。萬乘是一家之君。視家不宜偏愛。偏愛則競生。競生則損教。已在其內。自然不安。及已不安。則悔損其教。不欲損教。則莫若無偏。三教既和故法得久住也。且如秦始焚坑儒術。事出李斯。後魏誅戮沙門。職由寇謙之崔浩。周武廢佛道二教。矜衒己之聰明。蓋朝無正人。唐武宗毀除寺像。道士趙歸真率劉玄靖。同力謗誣。李朱崔影助此四君。諸公之報驗何太速乎。奉勸吾曹。相警互防。勿罹愆失。帝王不容。法從何立。況道流守寶。不為天下先。沙門何妨饒禮以和之。當合佛言一切恭信。信于老君先聖也。信于孔子先師也。非此二聖曷能顯揚釋教。相與齊行。致君於犧黃之上乎。苟咈斯言。譬無賴子弟無端鬪競。累其父母。破產遭刑。然則損三教之大猷。乃

一時之小失。日月食過何損於明君。不見秦焚百家之書。聖人預已藏諸屋壁。坑之令勦絕。揚馬二戴相次而生。何曾無噍類耶。梁武捨道。後魏勃興拓跋誅僧。子孫重振。後周毀二教。隋牽復之。武宗陷釋門。去未旋踵。宣宗十倍興之側掌。豈能截河漢之流。張拳不可防暴虎之猛。況為僧莫若道安。安與習鑿齒交游。崇儒也。為僧莫若慧遠。遠送陸脩靜過虎溪。重道也。余慕二高僧。好儒重道。釋子猶或非之。我既重他。他豈輕我。請信安遠行事。其可法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斯之謂歟。

大宋僧史略卷下(終)

紹興朝旨改正僧道班文字一集

(法道)等伏覩大宋僧史略。載僧道班次。每當朝集。僧先道後。並立殿庭。僧東道西。凡遇郊天。道左僧右。久為定制。蓋出本朝祖宗成憲。以為萬世不刊之規。昨緣崇觀之後道士叨視資品。如王資息林靈素王沖道輩。視兩府者甚眾。因此起請。例押僧班。乘勢毀壞祖宗所定福基。事體非一。據釋教所載。近年災變至於社稷中微生靈塗炭。蓋亦因此。誤國罔上。莫茲為甚。伏見昭靖康建炎以來。所有道士視官已行追毀。既無官蔭。其於班列。自合遵依祖宗舊制。今來天下道士。每遇國忌行香。洎凡入寺院。看謁聚會。不悛故態。傲然爭風。一切占上。全乖賓主禮法。頗有害於風教。深為未便。伏望朝廷明降指揮。特賜改正。應今後行香立班諸處聚會並乞遵依祖宗成法。仍乞頒行天下。以正風俗。庶得稍循禮法不害風教。

右謹具呈伏取鈞旨。

(二月日　江州廬山東林大平興龍禪寺住持傳西天法特賜寶覺圓通法濟大師法道劄子)。

臨安府僧正慧通無礙大師梵安等。

右(梵安)等。伏為先與廬山東林太平興龍禪寺住持寶覺圓通法濟大師法道同呈劄子。乞依祖宗法改正國忌行香僧道班次。累蒙省部并大常寺取會照。使文字供報前去具申朝廷並已圓備。至今未蒙頒行改正等。伏見三朝訓鑒車駕祈求。先入僧寺。及紹興勅條已作僧道。呼仰詳前項。國朝訓勅正與大宋僧史略同。然今道士冒占日久。習已成風。全不遵依祖宗成憲。竊見釋教藏經所載。近年災變毫髮不差。蓋緣道士乘勢起請壞祖宗所定福基。殘害佛法。事體非一。致得天垂災變禍亂縱橫。誤國至此。猶未悛革。謹具狀。披告參政相公。參政相公。僕射相公。伏乞鈞慈。特賜敷奏。早行改

正。庶得誡諭道徒。遵依舊制。仰迴天意。俯順民心。為國攘災。又安天下。未敢專擅。伏候鈞旨。

紹興三年九月日(臨安府僧正慧通無礙大師梵安等)狀。

行在尚書祠部。

准都省批送臨安府僧正慧通無礙大師(梵安)等狀。為整會國忌行香僧道立班等事。後送禮部勘當。申尚書省撿會。先承批送下江州廬山東林太平興龍禪寺住持傳西天法特賜寶覺圓通法濟大師法道等劄子。勘會上件事理。後批送禮部勘當。申尚書省。本部尋撿會下項條并所到太常寺狀稱。今看詳僧史略內稱。每當朝集。僧先道後。並立殿庭。僧東道西。間雜副職。并大常寺因革禮。宣德門肆赦故事。道左僧右。其前件事各有文據。該載並合遵依。所有僧道每遇國忌行香。尋撿照嘉祐編勅并紹興新書條內。並載僧道寺觀。立文為次。今來僧法道理會行香立位。本寺今勘當。欲比附喜祐紹興條法。以僧在左。更合取自朝廷指揮。申部本部今參照嘉祐編勅。並載僧道。其政和海行唯稱道僧。及有道士序位在僧之上正條。緣今來紹興新書內。却依舊法。以僧道立文并刪去。道士序位在僧之上。正條不行。本部今勘當。欲依太常寺勘當。到事理施行。更合取自朝廷指揮。已於今年四月四日。繳連元狀并僧史略一冊。具申都省。未蒙指揮。今又承批下僧梵安等狀整會上件事。具申都省。去後蒙朝旨。批下十一月十四日送禮部。依條施行。須至符下。僧史略今大宋每當朝集。僧先道後。並立殿庭。僧東道西。間雜副職。若遇郊天。道左僧右。未知始起也。太常因革禮。乾德六年。宣德門肆赦故事。道左僧右。嘉祐編勅條內。並該載僧道寺觀。立文為次。政和海行條內。並該載道僧觀寺。立文為次。并有正條。諸道士序位在僧之上。女冠在尼之等上。紹興海行條內。並該載僧道寺觀。立文為次。其道士序位在僧之上等。前條已刪去不行。右差親事官鄭彥。告示梵安法道等。逐僧知委已。奉朝旨批降。依條改正。以僧在左。并符太常寺臨安府江州去訖。仍具知委。文狀連申不得住滯。紹興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下法道伏為先與臨安府僧正梵安等同呈劄子理會。乞依祖宗法。改正國忌行香僧道班位事。伏蒙尚書祠部告示已。奉朝旨批降。依條改正。以僧在左。告示施行。并已符太常寺江州臨安府去訖。法道伏見省部撿坐定前後勅條。及已刪去。政和法內。道士序位在僧之上。女冠在尼之上等前條不行。內一項太常因革禮乾德六年宣德門肆赦故事。係道左僧右。法道仰詳上件太常禮法。并前後勅條參照得正。與大宋僧史略同。每當朝集。僧先道後。並立殿庭。僧東道西。若遇郊天。道左僧右。蓋是自來遇郊祀禮畢。車駕自郊迴。即御宣德門。肆赦班位係是一事。餘時立班並是僧左。僧史略內意已抱括。伏乞行下太常

寺照會。外所有諸處州縣欲乞符送逐路轉運司遍行天下。應于國忌行香去處貴得文軌遍同事成言順。天下僧道安分修行。永福中興恢復之祚(癸丑十一月二十四日呈訖。當月二十八日遍行天下)行在尚書祠部。紹興十三年冬。因景靈宮立班。爾行告示省符。臨安府管內掌文籍。道士劉若謙等。紹興十三年十月初五日。尚書省陳狀。乞道士序位在僧之上。當月十二日。詣景靈宮。奉安祖宗神御。道士自擅爭占序。班在東。詐稱別得朝廷指揮矣。其時前都正普澄真淨慧濟大師善達僧正戒月等。遂具陳列。當月二十一日。朝旨批降。依先定祖宗舊法。嘉祐編勅紹興新書。以僧在左。行下准在尚書祠部。准都省批送下本部狀。准都省批送下臨安府。都道正劉若謙等狀為理會。今來肆赦僧道立班序位事。後批十月十五日送禮部。限五日看詳申尚書省本部。尋行下太常寺。看詳去後。今據本寺申撿。准紹興三年十一月十四日都省批狀指揮。承都省批送下禮部。伏准都省。批送下臨安府僧正惠通無礙大師梵安等狀。為整會國忌行香僧道立班等事。後批送禮部勘當。申尚書省撿會。先准都省批送下江州廬山東林太平興龍禪寺住持傳西天法特賜寶覺圓通法濟大師法道等箚子。整會上件事理。後批送禮部勘當。申尚書省本部尋撿會下項。僧史略今太宋每當朝集。僧先道後。並立殿庭。僧東道西。間雜副職。如過郊天。道左僧右。未知始起也。太常因革禮。乾德元年宣德門肆赦故事。道左僧右。嘉祐編勅條內。並該載僧道寺觀。立文為次。政和海行條內。並該載道僧觀寺。立文為次。并有正條。諸道士序位在僧之上。女冠子在尼之上。紹興海行條內。並該載僧道寺觀。立文為次。其道士序在僧之上。女冠子在尼之上。勘會前條已刪去不行。并取到太常寺。狀稱今看詳僧史略內稱。每當朝集。僧先道後。並立殿庭。僧東道西。間雜副職。并太常因革禮宣德門肆赦故事。道左僧右。其前件事各有文據。該載並合遵依。外所有僧道每遇國忌行香。尋撿准嘉祐編勅并紹興新書條內。並該載僧道寺觀。立文為次。今來法道理會行香立班。本寺今勘當。欲比附嘉祐編勅紹興條內。以僧在左。更合取自朝廷指揮。申部今參照嘉祐編勅並載僧道。其政和海行即稱道僧。及有道士序位在僧之上正條。緣今來紹興新書內却依舊法。以僧道立文。并刪去道士序位在僧之上正條不行。本部令勘當。欲依太常寺勘當到事理施行。更合取自朝廷指揮。已於今年四月初四日。繳連先狀并僧史略一策。具申都省。未奉指揮。今又承批一僧梵安等狀。整會上件事理。今勘當欲依本部。已勘當事理施行。更合取自朝廷指揮申尚書省。後批十四日送禮部。依條施行。本寺今看詳。臨安府都正劉若謙等。敘陳僧道立位合依上件。已降批狀指揮施行。所有肆赦立班。合依太常因革禮宣德門肆赦故事。道在左僧在右。更合取自朝

廷指揮。伏乞省部更賜詳指揮施行。申部本部今看詳。欲依大常寺申到事理施行。更合取自朝廷指揮。申都省。後批十月二十一日送禮部。依看詳到事理施行。須至指揮。右差人鄭彥。仰告示道正劉若謙等。詳此知委。仍取知委文狀連申。紹興十三年十月　日。仍符軍府。行下僧司。除宣德門肆赦。外餘時立班並僧在左訖。

佛者號天人師。稱慈悲父。聖中至聖。道超千聖之前。天中之天。德邁諸天之上。所以天尊仰奉。釋梵將迎。一佛化境之中三千界內。莫不尊奉於佛者也。如天子巡幸於諸侯之國。豈有列士之官不朝於萬乘者也。正要分其先後。理當辨白尊卑。苟知凡聖道殊。貴免金鉛同價。道術不逾於萬里。佛心廣化塵沙。當取則於達士通人。勿固執於屋愚管見。而況佛先道後。具載於群籍。佛聖道凡。今古之共悉也。汝宜息妄歸真捨邪投正。迴心學佛。真正修行。消除幻妄之緣。解脫輪迴之苦。佛會中常為善。伴菩提路。共結真修。高超世表而出凡。契證真如而入聖。無以我慢自高。僻執邪妄。而虛生浪死曠劫昇沈。不能自救也。悲哉。

紹興朝旨改正僧道班列文字一集(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